

## 鴉片戰爭的和戰人物品藻與士人網絡\*

唐屹軒 \*\*

鴉片戰爭乃近代中國的轉捩點，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士人則是清朝統治階層的主要組成分子之一，有關士人在鴉片戰爭前後扮演的角色，卻受到研究者忽視，鮮少討論。鴉片戰爭最終雖以議和收場，且雙方未有大規模戰事，但士人要求主戰的聲音卻喊得震天價響，在此過程中，士人之間恍恍惚忽有一個網絡在運作著，藉由士人網絡的串聯，彼此互通聲息，為主戰士人營造有利的社會氛圍，甚或詆毀主和大臣。是故，本文聚焦於鴉片戰爭前後，士人對主戰派林則徐與姚瑩、主和派穆彰阿與琦善等人的品藻為主，透過神化主戰英雄與妖魔化主和奸臣的過程，討論士人如何形塑輿論風潮，製造英雄與妖魔。其後，進一步探問士人網絡在鴉片戰爭中發揮的作用，包括檢討主戰英雄的自我宣傳，以及「穆黨」勢力的散播，藉以說明士人網絡在鴉片戰爭期間的關鍵影響，並釐清士人如何運用網絡連繫，製造社會輿論並形塑個人形象。

關鍵詞：鴉片戰爭、林則徐、穆彰阿、李星沅、士人網絡

---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東亞近代史研究讀書會」，得到多位師友指正，獲益良多。其後，承蒙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寶貴意見，並糾正文中多處舛誤和文字謬誤，謹此敬致謝悃。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聯絡方式：11529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No. 128, Sec. 2, Academia Rd., Nangang Dist., Taipei City 11529, Taiwan [R.O.C.] )



## 一、前言

翻開中國近代史，鴉片戰爭乃重要轉捩點。1916年，北京大學史學講席陳懷(1877-1922)的授課講義便以鴉片戰爭做為近代史起點。<sup>1</sup>稍後，蔣廷黻(1896-1965)同樣以鴉片戰爭為起點，探索近代中國的歷史發展。<sup>2</sup>姚薇元(1905-1985)則以考訂魏源(1794-1856)《道光洋艘征撫記》的方式，撰成《鴉片戰爭史事考》，冀期釐清近代史的發展脈絡。<sup>3</sup>深受蔣廷黻影響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亦從鴉片戰爭切入，以「衝擊與回應」理論剖析近代中國的變亂。張馨保(Chang Hsin-pao)、德里普·巴蘇(Dilip K. Basu)等人，率皆循此理論，闡述鴉片戰爭與近代中國的發展。<sup>4</sup>岡田英弘教授則認為：1937年中國共產黨為了否認日本侵略戰爭對中國造成的影響，轉而強調西歐對中國的衝擊，將「鴉片戰爭」視為中國近代的起點。<sup>5</sup>其後在革命史觀的指導下，諸多論著以革命為歷史論述主軸，不斷強化革命的正統性與合法性，並據此批判晚清以降的歷史發展。部分以「中國近代史」為書名的著作，均由鴉片戰爭開始談起，將鴉片戰爭視為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開端和歷史轉捩點。<sup>6</sup>

而鴉片戰爭的起源又應從何說起？不少筆記皆述及鴉片戰爭的起源係

<sup>1</sup> 陳懷，《中國近百年史要》(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

<sup>2</sup>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

<sup>3</sup> 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收入魏源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上冊；姚薇元，《鴉片戰爭史事考》(貴陽，文通書局，1942)。姚薇元《鴉片戰爭史事考》在1942年出版後，先後在1955年上海新知出版社、1984年人民出版社，重新修訂再版，並改名為《鴉片戰爭史實考》。

<sup>4</sup> Teng Ssu-yü, John K. Fairbank et al.,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Chang Hsin-pao,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Dilip K. Basu, "The Opium War and the World Trade System," *Ch'ing-shih wen-t'i*, 3.1(1977), 47-62.

<sup>5</sup> 岡田英弘，〈世界史のなかの大清帝国〉，收入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頁59-73；所引在頁68。

<sup>6</sup> 李鼎聲，《中國近代史》，收入《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92)，第4編，第78冊；范文瀾，《中國近代史》，收入《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叢書》，第4編，第78冊。

肇因於1838(道光18)年某日深夜，翰林院庶吉士吳嘉賓(1803-1864)、舉人臧紆青(1799-1855)與江開(1804-1860)秉燭夜談鴉片與白銀議題，草成一稿，交由鴻臚寺卿黃爵滋(1793-1853)上奏清宣宗(1782-1850)，即〈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黃爵滋於奏疏中強烈呼籲政府採取嚴禁措施，根絕吸食鴉片問題，「嚴塞漏卮，以培國本」。<sup>7</sup>其後，林則徐(1785-1850)附議黃爵滋所請，強調鴉片流毒危害已甚，唯有行非常之法，方能力挽狂瀾、扭轉頹勢。<sup>8</sup>清宣宗受此激勵，諭令各地督撫，嚴格查禁吸食、販賣鴉片者，<sup>9</sup>並派遣林則徐前往廣州執行嚴禁政策，造成與英國的爭執愈加白熱化，最終爆發鴉片戰爭。由此略可說明，士人網絡對鴉片戰爭的爆發具有推波助瀾之影響。<sup>10</sup>

鴉片戰爭最終以議和收場，且雙方未有大規模戰事，但士人要求主戰的聲音卻喊得震天價響，在此過程中，士人之間恍恍惚忽有一個網絡在運作著，藉由士人網絡的串聯，彼此互通聲息，為主戰士人營造有利的社會氛圍，甚或詆毀主和大臣。<sup>11</sup>為進一步釐清士人網絡的聯繫與運作，本文擬

<sup>7</sup> 歐陽兆熊、金安清撰、謝興堯點校，《水窗春嘯》(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80。奏疏內容見黃爵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收入黃大受輯，《黃少司寇(爵滋)奏疏》(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頁63-66。

<sup>8</sup> 林則徐，〈籌議嚴禁鴉片章程摺(附戒煙方)〉，收入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奏稿》(北京：中華書局，1965)，中冊，頁567-575。

<sup>9</sup> 參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第43冊，頁290。1839年清宣宗再次諭令：「著各直省將軍、督撫、府尹等，嚴密訪查，如有造賣吸食者與鴉片烟一律嚴拏究治，儻再敢更換名目公然售賣，一經訪聞，立即拏辦，不准稍有疎漏」。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44冊，頁33。

<sup>10</sup> 新村容子教授的新作《アヘン戦争の起源—黃爵滋と彼のネットワーク》即以黃爵滋及其網絡為主軸，剖析鴉片戰爭的起源，同時探討士人網絡的連繫如何影響政府決策。作者反駁長久以來將林則徐視為鴉片戰爭核心的研究取徑，並提出中英雙方衝突的導火線在於針對鴉片貿易商求處死刑一環，而非過去研究者所認為是英國為了打破「廣東貿易體制」，擴大雙方商貿交流，不惜向清朝發動戰事。黃爵滋、林則徐等人強調「刑亂國用重典」，以展現天朝威嚴，嚇阻英夷；英國官員則以維護國家名譽和英人生命安全為由，採取強硬態度，進而派兵來華。見新村容子，《アヘン戦争の起源——黃爵滋と彼のネットワーク》(東京：汲古書院，2014)；唐屹軒，〈評新村容子，《アヘン戦争の起源——黃爵滋と彼のネットワー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8期(臺北，2015.06)，頁231-237。

<sup>11</sup> James Polachek為較早關注士人群體與政治關係的學者，其博士論文“Literati Groups and Literati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探討嘉道年間經世思潮的興起，具有經世理念的士人網絡、宣南詩社與道光年間的清議政治等。在*The Inner*

以鴉片戰爭期間士人對主戰英雄林則徐、姚瑩(1785-1853)，主和奸臣穆彰阿(1782-1856)、琦善(?-1854)的品藻為線索，解析士人如何透過文字與行動，引領社會氛圍。其後，探問士人網絡在鴉片戰爭中發揮的作用，包括檢討主戰英雄的自我宣傳，以及「穆黨」勢力的散播，藉以說明士人如何在錯綜複雜的網絡中，傳遞訊息及進行角力。

## 二、主戰英雄的造神運動

林則徐與姚瑩同樣生於1785年，在淑世理念驅使下，面對日益嚴重的鴉片與漏銀問題，亟思振衰起弊。惟兩人雖有熱誠，卻同遭獲罪遣戍，未能發揮滿腔抱負。但在士人網絡支持下，兩人聲名鵲起。下文將略述林則徐與姚瑩獲罪始末，描繪兩人於赴京候審與發配伊犁途中，各地官員和友人的反應。

### (一)威姓遠訖華夷界，韜略能驅左右兵<sup>12</sup>

鴉片戰爭爆發前，林則徐即歷任江蘇淮海道、江蘇按察使、江寧布政使、陝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河東河道總督、江蘇巡撫、兩江總督與湖廣總督等職，政聲卓著屢蒙嘉賞。然細察林則徐為政，多因頻歲奔走各地，興修水利、救災辦賑而獲得讚譽，深受黎民愛戴，新任之

---

*Opium War*一書中，則嘗試回答鴉片戰敗後，為何中國無法立即展開改革？並將目光置於19世紀前期崛起的漢人士大夫群體，考察其形成的網絡如何對清廷內政、外交決策產生影響。James Polachek認為，鴉片戰爭後，漢人士大夫集結力量，挑戰和批判穆彰阿政權，雙方勢力相互傾軋，爭取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發言權。見：James M. Polachek, "Literati Groups and Literati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h.D. dissertation, 1977); 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92); 井上裕正，〈James M. Polachek著*The Inner Opium War*〉，《東洋史研究》，第52卷第3期(京都，1993.12)，頁507-567。

<sup>12</sup> 楊慶琛，〈林少穆節使歸櫬南來詩以哭之〉，收入楊慶琛，《絳雪山房詩續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42冊，頁560。

地百姓額手稱慶，調職之處人民則熱情慰留。<sup>13</sup>由此亦顯現出道光以降，社會失序、政府失能的困境，賑濟災民、修堤治水成為地方官吏的當務之急。

1838年10月，在潘世恩(1769-1854)舉薦下，林則徐奉命入京覲見，<sup>14</sup>清宣宗於8日內連續召見8次，談話均達2刻(約30分鐘)以上，恩賞紫禁城騎馬、乘輿，授為欽差大臣督辦粵事，且沿海水師一體歸其節制，論者以為此乃國初以來未有之隆恩曠典。<sup>15</sup>召見結束後，林則徐隨即啟程赴粵，離京前特別與王鼎(1768-1842)見面，其後並向多位師友辭行，來訪賓客更是絡繹不絕。梅曾亮(1786-1856)賦詩贈行，冀期一掃鴉片流毒，摧陷廓清。<sup>16</sup>龔自珍(1792-1841)更撰文獻策，助其禦夷、平抑銀價與充實物力。<sup>17</sup>出發後，汪喜孫(1786-1847)、韓文綺(1764-1841)、沈鏞、金應麟(1793-1852)與黃琮(1798-1863)等多位朋友均隨行相送。延途官員率皆出迎，行抵安徽舒城縣，林則徐聽聞前六安州牧田溥於1834年任香山令時，緝獲鴉片萬數千斤，特邀相談，兩人一同用餐，談論至深夜，其內容當以查緝鴉片為主。<sup>18</sup>

抵粵後，林則徐與鄧廷楨(1776-1846)、怡良(?-1867)、豫堃和關天培(1781-1841)等官員日夜會商，<sup>19</sup>以茶葉為餌，配合強硬禁烟政策，封鎖商館、

<sup>13</sup> 有關林則徐的生平略歷，可參閱：楊國楨，《林則徐傳(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新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

<sup>14</sup> 有關潘世恩推薦林則徐一事的研究討論，可參閱新村容子，《アヘン戦争の起源—黃爵滋と彼のネットワーク》，頁212-213。

<sup>15</sup>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315-316；雷瑄輯，《蓉城閒話》，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冊，頁314。

<sup>16</sup> 梅曾亮，《林公少穆以欽差大臣使廣東作此呈送時兩廣總督為鄧公嶸筠》，收入梅曾亮著、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硯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554。

<sup>17</sup> 龔自珍，《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收入龔自珍著、王佩誥校，《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頁169-171。

<sup>18</sup>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頁322。

<sup>19</sup> 如林則徐在一封致怡良的信中自云：「在舟中集議，竟至卓午分携，鄙人深感置腹之誠，而閣下未免枵腹之苦矣」。鄧廷楨的年譜則形容：「兩公自會辦夷務以來，相依如家人骨肉」。另，林則徐的日記，亦記錄他們日夜商議的情況，尤以林則徐與鄧廷楨兩人互動最為密切，連日會面，議事、用餐、飲酒、出遊。參閱：林則徐，《致怡良》，收入楊國楨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頁116-117；鄧邦康編，《鄧尚書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第135冊，頁168；中山大學歷史系

要求出具切結。因查抄烟土達20,000箱以上，與鄧廷楨獲賞加二級。但駐華商務總監義律(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 1801-1875)對中國政府的強硬態度極為不滿，且因林維喜事件，致使雙方衝突白熱化。<sup>20</sup>當清廷面臨英國武力威脅，林則徐協同鄧廷楨、關天培，加強布置沿岸砲臺守禦工事。然英人希望引起皇帝注意，直接與中央進行交涉，不願在廣州一隅耗費時日，英軍總司令懿律(Admiral Sir George Elliot, 1784-1864)遂取道北上，冀期震撼清廷。反被士人宣傳：因林則徐、關天培設置諸多海防關隘與防禦工事，致使夷船傷損，不敢來犯。英夷畏服林則徐，知廣東無隙可乘，故轉往福建、浙江一帶。周沐潤(1810-?)賦詩云：威嚴的林則徐使得萬鬼不敢覬覦廣東，加上虎門險峻，逼使英夷轉襲浙江、定海等處。<sup>21</sup>更有士人編輯小說《罌粟花》，警惕世人鴉片之害與林則徐功績。《罌粟花》弁言盛讚林則徐「深識遠見，智勇足備」，洞悉鴉片禍害之深。<sup>22</sup>英軍北上後，連戰皆捷，沿海城市相繼失陷，清宣宗為之震怒。其後在琦善斡旋下，英國艦隊暫時南返，清宣宗態度轉趨軟化，寄望以和談方式儘速解決。1840(道光20)年7月，命琦善向英軍表示將嚴懲林則徐，9月初，更明確以「辦理不善」為罪名，命林則徐、鄧廷楨來京候審，交部議處。<sup>23</sup>大學士湯金釗(1773-1856)雖犯顏直諫，奏保林則徐，亦遭清宣宗怒叱。<sup>24</sup>9月底，林則徐交卸兩廣總督一職後，廣州商民紛至衙署表達不捨之情。<sup>25</sup>紳民發起贖鍰集白銀至鉅萬，但林則徐

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頁326-367。

<sup>20</sup> 有關林維喜事件的相關討論，參閱：林啟彥、林錦源，〈論中英兩國政府處理林維喜事件的手法與態度〉，《歷史研究》，第2期(北京，2000)，頁97-113。

<sup>21</sup> 劉長華，《鴉片戰爭史料》，《鴉片戰爭》，第3冊，頁144；貝青喬，《咄咄吟》，《鴉片戰爭》，第3冊，頁222；黃鈞宰，《金壺七墨》，《鴉片戰爭》，第2冊，頁607；周沐潤，〈客從粵中來〉、〈後海上行并敘〉，收入周沐潤，《柯亭子詩初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38冊，頁53；周沐潤，〈後海上行并敘〉，收入周沐潤，《柯亭子詩二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38冊，頁108-109。

<sup>22</sup> 觀我齋主人，《罌粟花》，收入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上冊，頁279。

<sup>23</sup> 〈廷寄三〉、〈廷寄〉，收入齊思和等整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北京：中華書局，1964)，第1冊，頁392、428-429。

<sup>24</sup> 轉引自劉長華，《鴉片戰爭史料》，《鴉片戰爭》，第3冊，頁147。

<sup>25</sup>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頁373-374。

致函婉謝。<sup>26</sup>朱履(1794-1852)為此賦詩讚譽林則徐剛正不阿之操守，足堪典範。<sup>27</sup>

由於清廷剿撫不定，連帶對林則徐的處置遲遲未決，原諭令來京候審，旋又改以革職並折回廣東，靜候調查。<sup>28</sup>湖廣道監察御史石景芬、戶科給事中萬啟心(1800-?)、吏科給事中周春祺等，相繼上奏要求對英用兵，請求起用林則徐、鄧廷楨。<sup>29</sup>1841(道光21)年3月，命林則徐以四品卿銜赴浙，聽候諭旨；<sup>30</sup>5月，終以未能妥善辦理廣東事件和軍務，且廢弛營務等，有負所託，予以革職並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以示嚴懲。<sup>31</sup>消息一出，士人群情激憤，馮昕華與王柏心(1799-1873)均在第一時間賦詩慨嘆林則徐謫戍伊犁事，抨擊朝廷求和之策，表示林則徐因不願順從清廷議和政策，受奸人構陷，獲罪遭遣。<sup>32</sup>

林則徐此刻已是待罪之人，然相較授命為欽差大臣後南下景況，延途郊迎、設宴、為其餞行的官員和師友卻有增無減。自1841年5月底，林則徐乘船從鎮海啟程伊始，各處賓客絡繹來訪，各級文武官員盡皆送行於郊。

<sup>26</sup> 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下冊，頁377。

<sup>27</sup> 詩曰：「尚書出塞蒼生哭，末吏呼天白日新。義舉已稱雙國士，生還不待百人身。俠腸耿耿安危計，直節觥觥社稷臣。霖雨滇南休恨晚，摩挲書札有精神」。見：朱履，〈題林少穆制府辭贖錢書後〉，收入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道光朝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第14冊，頁9645。

<sup>28</sup>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頁373。

<sup>29</sup> 石景芬，〈石景芬奏陳攻英之策摺〉，《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2冊，頁620-622；萬啟心，〈萬啟心奏請起用林則徐鄧廷楨專辦戰守摺〉，《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2冊，頁642-643；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2版)，頁325-326。

<sup>30</sup> 〈廷寄〉，《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2冊，頁940。

<sup>31</sup> 〈上諭〉，《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2冊，頁1055-1056。

<sup>32</sup> 馮昕華〈聞林少穆制軍遣戍新疆書感〉云：「極邊風雪慘孤臣，猶憶烟銷粵海濱。未肯和戎乖國體，只應長作出疆人」。王柏心〈聞侯官林公謫伊犁〉曰：「萬里伊吾北，孤臣鬢已霜。奏書無耿育，持節少馮唐。曲突謀猶在，高墉射易傷。鼓鞞思將帥，終望埽欃槍」。見：馮昕華，〈聞林少穆制軍遣戍新疆書感〉，收入《柳堂師友詩錄·巢雲山房詩鈔》，轉引自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新編》，頁491；王柏心，〈聞侯官林公謫伊犁〉，收入王柏心，《百柱堂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27冊，頁195。



不少官員甚或先行等候，待林則徐一到，隨即與之晤談。其後沿甬江、經寧波，再沿姚江，經餘姚、上虞北上，轉赴伊犁。<sup>33</sup>行抵杭州時，為張珍泉題咏〈伊江蘿月聽詩圖〉，抒發遭逢遣戍之心情。<sup>34</sup>陳其元(1811-1881)因銳意於經世之學，特意前來拜訪，以所著《籌邊策》和《屯田議》就教林則徐。<sup>35</sup>祁雋藻(1793-1866)亦致函贈書，供其戍途翻閱。<sup>36</sup>當地友人則相邀餞別，並集有《贈行詩冊》相送。<sup>37</sup>7月初途經蘇州，顧沅(1799-1851)為林則徐畫像留念。<sup>38</sup>其後在鎮江與魏源相會，兩人徹夜暢談，魏源賦詩表達憂國憂民之情，並受林則徐囑託撰述《海國圖志》。<sup>39</sup>6月中，因黃河潰堤衝毀安徽5府23州，造成極大損害。清廷特命王鼎主持治河工作，在其舉薦下，林則徐奉命折回東河效力贖罪。友人魏源、李星沅(1797-1851)與祁雋藻得知消息後，紛紛賦詩致信祝賀，表達歡喜之情。<sup>40</sup>當地紳民聞訊，無不喜躍抃舞，且百姓早已風聞林則徐經濟之才。林則徐赴任後盡心籌劃，晝夜勤勞，未嘗鬆懈。河務竣工後，林則徐奉旨續往伊犁，紳民得知消息後，莫不扼腕嘆息，泣如

<sup>33</sup>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頁404。

<sup>34</sup> 林則徐賦詩云：「謫宦東歸已十秋，玉關懷舊感西州。從戎大漠追狐尾，惜別將軍揮馬頭。詩夢俄驚梁月墮，邊心遙逐塞雲愁。誰知卷里濡毫客，垂老憑君問戍樓！」見：林則徐，〈乙未在吳張同莊明府珍泉出蘿月聽詩圖冗中僅題額應之辛丑重晤武林則徐亦有荷戈之役矣率成誌感〉，收入林則徐，《雲左山房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12冊，頁328。

<sup>35</sup> 陳其元撰、楊璐點校，《庸閒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205-206。

<sup>36</sup> 祁雋藻，〈致林則徐書(一)〉，收入祁雋藻著、《祁雋藻集》編委會編，《祁雋藻集》(太原：三晉出版社，2011)，第1冊，頁363。

<sup>37</sup> 林則徐，〈同莊贈詩六章次余題蘿月圖韻復疊前韻答之并謝武林諸君贈行詩冊〉，《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328-329。

<sup>38</sup> 馮桂芬，〈林少穆督部師小像題辭〉，收入馮桂芬，《顯志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36冊，頁30。

<sup>39</sup> 魏源詩云：「萬感蒼茫日，相逢一語無。風雷憎蠖屈，歲月笑龍屠。方術三年艾，河山兩戒圖。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鷗鳧。時林公屬撰《海國圖志》」；「聚散憑今夕，權愁并一身。與君宵對榻，三度雨翻蘋。去國桃千樹，憂時突再薪。不辭京口月，肝膽醉輸困」。見魏源，〈江口晤林少穆制府〉，《魏源集》，下冊，頁781。

<sup>40</sup> 魏源，〈題林少穆制府飼鶴圖〉，《魏源集》，下冊，頁744-745；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上冊，頁281-282；祁雋藻，〈致林則徐書(二)〉，《祁雋藻集》，第1冊，頁363。

兩下。<sup>41</sup>李星沅亦為林則徐焦勞數月，仍未能免除遠戍，感到可悲。<sup>42</sup>王鼎也只能涕泣相送，林則徐賦詩二首表達安慰，並藉此抒發遣戍之情與對國家的關心。<sup>43</sup>林則徐座師沈維鏞(1778-1849)亦對其仍遭遣戍伊犁，感到憤憤不平，且對政局敗壞多所批評。<sup>44</sup>

1842(道光22)年2月間，林則徐行經蘇州，潘曾沂(1792-1852)因有所顧忌，僅賦詩相贈，林則徐回贈數首，感謝其贈詩之情，並把遣戍比擬為「壯遊」，且云將細體惠贈之「退思養素，藏密歸真」八字真言。<sup>45</sup>3月路過洛中，當地官員葉申薌(1780-1842)邀遊龍門香山寺，林則徐撰述遊記借景抒情，表達黍離之思。<sup>46</sup>抵達洛陽時，林則徐賦詩3首酬答謝葉申薌的招待。<sup>47</sup>4月赴西安途中，路過華陰縣，受縣令姜申璠邀請，與陳堯書、劉建韶等同遊華山，另有答友人詩數首。<sup>48</sup>其後林則徐染上虐疾，病情嚴重，暫留西安調養，6月底始漸痊癒，7月6日自西安出發啟行赴戍。<sup>49</sup>

啟程後，沿途文武官員無不出城迎接、盛宴款待，尤有甚者更饋贈金

<sup>41</sup> 李景文點校，《汴梁水災紀略》(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頁35、85-86。

<sup>42</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375。

<sup>43</sup> 林則徐詩云：「幸瞻鉅手挽銀河，休為羈臣悵荷戈。精衛原知填海悞，蚊蟲早愧負山多。西行有夢隨丹漆，東望何人問斧柯。塞馬未堪論得失，相公且莫涕滂沱」；「元老憂時鬢已霜，吾衰亦感髮蒼蒼。餘生豈惜投豺虎，群策當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渾不定，君恩每飯總難忘。公身幸保千鈞重，寶劍還期賜尚方」。見林則徐，〈壬寅二月祥符河復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相國涕泣為別愧無以慰其意呈詩二首〉，《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330。

<sup>44</sup> 沈維鏞，〈與林少穆書〉，收入沈維鏞，《補讀書齋遺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25冊，頁385。

<sup>45</sup> 林則徐，〈次韻潘功甫舍人見贈三首〉、〈又次韻五言一首〉，《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330。

<sup>46</sup> 林則徐，〈同遊龍門香山寺記〉，收入林則徐，《雲左山房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48冊，頁776。

<sup>47</sup> 林則徐，〈西行過洛葉小庚招入衙齋並贈兩詩次韻奉答〉、〈小庚邀集千祥庵疊僚字韻奉謝〉、〈連日對飲怡園讀天籟軒詞復次身字韻〉，《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330-331。

<sup>48</sup> 參閱林則徐，〈華陰令姜海珊申璠招余與陳賡堂堯書劉開石建韶同遊華山歸途賦詩奉東〉、〈次韻答宗滌樓稷辰贈行〉、〈次韻答姚春木〉，《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331-332。

<sup>49</sup> 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新編》，頁525。

錢、酒席、米、麵、羊、豕、雞、鴨等食物，或派遣肩輿、輿夫、馬匹助其前行。林則徐則回贈手書楹聯、條幅與扇子等。<sup>50</sup>7月29日抵達蘭州時，總督以下各級文職官員齊集城外藍山書院，武職官員則於十里外列隊迎接。入城後，各方賓客隨即來訪，應接不暇。期間與陝甘總督富呢揚阿(1789-1845)，以及其他重要官吏程德潤、王兆琛(1786-1853)、唐樹義(1793-1854)等酬酢往還、題詩書聯。<sup>51</sup>8月12日，行抵甘肅古浪縣，縣令陳世鎔(1792-1878)離城三十餘里迎候，陪同入縣。14日至涼州，甘涼道郭柏蔭(1807-1884)邀往署中，多位滿城官員，文祥(1770-?)、長松亭、保忠、瑞慶，與武威、鎮番、永昌三縣縣令均出城迎接。22日啟程時多位官員均欲遠送，在林則徐力阻下乃於道署聚談而別。<sup>52</sup>9月5日抵肅州，亦受到當地官員遠迎，勾留2天。<sup>53</sup>23日至哈密，辦事大臣德全(?-1862)、協辦大臣恆毓、哈密協巴克新布、哈密廳惠存等人出城拜會。10月往烏魯木齊，路上受到各縣官員熱烈招待。<sup>54</sup>

11月4日抵四臺，正式進入伊犁界，伊犁將軍布彥泰(1791-1880)與參贊慶昌(?-1843)派遣侍從來迎，7日續行至頭臺，當地之筆帖式、將軍、參贊與總兵等先後派人遠迎。8日行抵綏定城，總兵福珠洪阿(?-1853)親自率將郊迎，並在會芳園備席款待。鄧廷楨先遣人駕車來迎，翌日入伊犁後，親自拜訪。10日，將軍饋贈林則徐諸多物品，並派掌糧餉處事。<sup>55</sup>其後，連日與各方人士晤談。<sup>56</sup>12月19日，林則徐與鄧廷楨、伊犁將軍、參贊等共計11人，在鄧廷楨的雙硯齋作東坡生日會。林則徐賦詩感懷，以蘇軾(1037-1101)被逐的遭遇自況。<sup>57</sup>

<sup>50</sup>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414、420-421、438；林則徐，〈致鄭夫人、林汝舟第八號〉，《林則徐書簡(增訂本)》，頁195-196。

<sup>51</sup>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頁413-414；林則徐，〈題富海颿督部富呢揚阿韜光蠟履圖〉、〈題海颿松陰補讀圖〉、〈留別海颿〉、〈程玉樵方伯德潤餞予於蘭州藩廡之若已有園次韻奉謝〉、〈題唐子方觀察樹義夢硯圖〉，《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333-334。

<sup>52</sup>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頁417。

<sup>53</sup>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頁421。

<sup>54</sup>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頁429-432。

<sup>55</sup>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頁438。

<sup>56</sup>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頁438-439。

<sup>57</sup> 林則徐，〈壬寅臘月十九日嶧筠前輩招諸同人集雙硯齋作坡公生日詩以紀之〉，《雲

在伊犁效力期間，伊犁將軍布彥泰將林則徐、鄧廷楨兩位留於衙署，凡軍國要事均與其商酌計議，深獲器重。<sup>58</sup>林則徐負責水利開墾事業，墾地達數十萬餘畝。<sup>59</sup>1845(道光25)年伊犁將軍布彥泰奏陳，林則徐在新疆地區開墾有功，諭令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補。林則徐賦詩紀恩述懷，表達自己經久遭戍，不意竟能獲得起用。<sup>60</sup>其後，諭令暫署陝甘總督。消息一出，士人紛紛賦詩慶賀。梅曾亮、魯一同(1805-1863)、李星沅、鄧廷楨、姚瑩、宗稷辰(1792-1867)與錢寶琛(1785-1859)等知交好友，以及李杭(1821-1848)、張金鏞(1805-1860)等慕名者，皆賦詩誌其事，企盼林則徐東山再起。<sup>61</sup>林則徐親戚故舊得知消息後，在友人壽宴上轟傳。待正式人事命令傳回福建，民眾率皆額手稱慶。包括兩湖、兩廣地區人民，亦欣喜歡慶。<sup>62</sup>其後，改授陝西巡撫，雲貴總督，因平亂有功加太子太保，賞賜花翎，1849年以病乞歸。清文宗(1831-1861)嗣位後，授欽差大臣，署廣西巡撫，進剿太平天國，行抵潮洲病卒。林則徐病逝征途，帶給親朋好友極大打擊，好友在紀念詩文中，慨歎其出師未捷身先死。龍啟瑞(1814-1858)賦詩惋惜痛失將才，致使廣西鼠

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336-337。

<sup>58</sup> 劉長華，《鴉片戰爭史料》，《鴉片戰爭》，第3冊，頁173。

<sup>59</sup> 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上冊，頁17-18。

<sup>60</sup> 林則徐，〈乙巳子月六日伊吾旅次被命回京以四五品京堂用紀恩述懷〉，《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344-345。

<sup>61</sup> 梅曾亮，〈林少穆先生奉恩旨入關署陝甘總督作此寄呈〉，《柏硯山房詩文集》，583；魯一同，〈使君來〉，收入魯一同著、郝潤華編校，《魯通甫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頁334；李星沅，〈和林少穆制軍東歸述懷原韻〉，收入李星沅，《李文恭公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25冊，頁105；鄧廷楨，〈少穆被命還朝以詩二章迎之〉，收入鄧廷楨，《雙硯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20冊，頁124；錢寶琛，〈聞林少穆節帥起官陝督有作〉，收入錢寶琛，《存素堂詩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50冊，頁591；李杭，〈聞侯官林公入關志喜〉，收入李杭，《小芋香館遺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81冊，頁784；張金鏞，〈聞林制府東還作余未識制府不以寄也〉，《躬厚堂詩錄》，《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18冊，頁24。

<sup>62</sup> 王景賢，〈上林少穆岳叔書〉，收入王景賢，《伊園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99冊，頁358。

賊橫行。<sup>63</sup>宗稷辰〈公祭林文忠公文〉縷述林則徐功蹟，及對斯人之無盡懷想。<sup>64</sup>王柏心在挽詩中，情感真摯，悼念兩人情誼並嘆息其未盡志業。<sup>65</sup>

綜觀林則徐獲罪遭遣後，雖係「發往伊犁效力贖罪」，然沿途受到的歡迎和款待程度，完全不像負罪之人。與各地友人詩文酬唱，遊覽景致，宛若英雄人物壯遊。藉由各地官員的反應與友人詩詞唱和，略可看出多數士人支持積極主戰的林則徐，並將其描繪為必勝將軍，對抗英夷的唯一人選。士人冀望朝廷能重用林則徐之流的人才，對外採取強硬態度，恢復昔日天朝榮光。

## (二)懸軍海外戒飛騰，一戰方酣謗議興<sup>66</sup>

隨著鴉片戰爭漸趨落幕，英國開始要求歸還戰俘，臺灣地區監押的英國俘虜成為交涉重點。<sup>67</sup>

1842年7月，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及英方全權代表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 1789-1856)首度指稱裕謙(1793-1841)與各省將軍大臣，「酷心殘殺」因風大船破之英人，偽稱捷報。<sup>68</sup>8月初璞鼎查致函要求釋放英俘，<sup>69</sup>8月中姚瑩接到暫行拘禁未經正法英俘。<sup>70</sup>9月底閩浙總督怡良上奏說明，部分夷

<sup>63</sup> 龍啟瑞，〈紀事〉，收入呂斌編著，《龍啟瑞詩文集校箋》(長沙：岳麓書社，2008)，頁145-148。

<sup>64</sup> 宗稷辰，〈公祭林文忠公文〉，收入宗稷辰，《躬恥齋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76冊，頁508。

<sup>65</sup> 王柏心，〈輓侯官林公〉，《百柱堂全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27冊，頁247-248。

<sup>66</sup> 鄧顯鶴，〈公論二首〉，收入鄧顯鶴撰、弘征校點，《南村草堂詩鈔》(長沙：岳麓書社，2008)，頁350。

<sup>67</sup> 有關殺俘冒功一案真偽，本文不擬在此多加討論，有興趣之讀者可參閱：姚薇元，《鴉片戰爭史實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頁170-173；章瑄文，〈紀實與虛構：鴉片戰爭期間臺灣殺俘事件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sup>68</sup> 〈璞鼎查告示〉，收入《中英兩國來往照會公文簿》，《鴉片戰爭》，第5冊，頁452-454。關於告示內容劉蜀永教授另有校對版本，參閱劉蜀永整理，〈璞鼎查中文告示一則〉，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第77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26-28。

<sup>69</sup> 張喜，《撫夷日記》，《鴉片戰爭》，第5冊，頁392。

<sup>70</sup> 姚瑩，〈二次生擒逆夷軒民訊供進呈夷信圖書奏(夾片)〉，收入姚瑩，《東溟奏稿》，

俘業已正法，僅餘11名，<sup>71</sup>10月初清廷飭令釋俘，並曉諭英人，正法乃議和以前之事，姚瑩已在奏摺中，詳述相關事情。<sup>72</sup>10月中清廷再次諭令怡良，移交英俘時務必明白宣示彼時和議未成，戰時互有殺傷乃為常事，不應據此要求賠償，並使英人畏威懷德，沒有藉口。<sup>73</sup>10月底璞鼎查抵達廈門後，獲知臺灣英俘被殺，嚴斥達洪阿(?-1854)不顧廉恥，貪功冒名，要求應將達洪阿等妄殺之兇官，革職正法，所有財產悉數交由英人分予死者家屬。<sup>74</sup>11月初兩江總督耆英(?-1858)先後接到怡良奏報姚瑩辦理之法，與璞鼎查的相關照會，奏陳：達洪阿與姚瑩兩人勤求治理，匪徒懾服，兵民愛戴，實屬有功無過，惟為求顧全大局，無法保全。但清宣宗不改初衷，諭示：不論是非曲直，均應由清廷按例賞罰，豈可聽從他國指示辦理？<sup>75</sup>但清宣宗在伊里布(1772-1843)和璞鼎查交涉，與派遣怡良赴臺查辦後，為免英人尋釁，一改初衷，旋於1843(道光23)年正月命怡良傳旨拿問達洪阿、姚瑩，押解回京審訊。<sup>76</sup>

姚瑩、達洪阿拿問前，士人即已密切關注，輿論一致認為臺灣鎮道乃有功之人，應嚴防英夷構陷。遠在北京的曾國藩(1811-1872)和邵懿辰(1810-1861)連日討論，兩人「極為憂憤，幾於坐不安席」。<sup>77</sup>雲南道監察御史

---

收入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臺中：文叢閣圖書公司，2007)，第45冊，頁106-116。

<sup>71</sup> 施立業，《姚瑩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4)，頁255。

<sup>72</sup> 施立業，《姚瑩年譜》，頁256；姚瑩，〈夷船兩次來臺釋還遭風夷人奏(夾片)〉，《東溟奏稿》，《全臺文》，第45冊，頁187-193。

<sup>73</sup> 施立業，《姚瑩年譜》，頁259。

<sup>74</sup> 〈怡良單〉，收入前清華大學歷史系輯，《原藏故宮大高殿軍機處檔案》，《鴉片戰爭》，第4冊，頁184-185。

<sup>75</sup> 耆英，〈兩江總督耆英奏為接到閩浙咨報英人現在情形摺〉、〈兩江總督耆英奏報英人控訴達洪阿冒功妄殺請解部審辦摺〉、〈兩江總督耆英奏陳為保全大局不得已而奏參達洪阿緣由等情片〉，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6冊，頁538-539、572-574。

<sup>76</sup> 伊里布，〈欽差大臣伊里布奏報行抵粵城已約璞鼎查前來相會摺〉，《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6冊，頁704；〈著閩浙總督怡良查明台灣所殺是否英國難民毋稍徇隱事上諭〉，《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6冊，頁709；伊里布，〈欽差大臣伊里布等奏報接晤璞鼎查已經台灣殺俘事明白曉諭不至驟生枝節摺〉，《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6冊，頁750-751；〈著閩浙總督怡良迅速查辦台灣殺俘事上諭〉，《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7冊，頁2-3。

<sup>77</sup>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一》(長沙：岳麓書社，1987)，頁149。

福珠隆阿、工科掌印給事中薩林等，均上奏表達支持姚瑩、達洪阿，視之為英人反間計。<sup>78</sup>獲罪消息傳出後，群情譁然，引發士人強烈反彈。臺灣地區舉人士紳、各地郊商與耆老等，聯名盛讚姚瑩等官員，平日勤政愛民、戰時護臺禦夷。署名震無咎齋居士在《臺人輿論·弁言》中形容：姚瑩、達洪阿逮問後，臺人「奔走惶駭」，如喪考妣，嗟歎墮淚。強調臺人奮勇禦夷，非恃地利之險，端賴姚瑩與達洪阿兩人智勇雙全，固民心，振士氣。英夷難逞奸計，故矯誣以陷害之。<sup>79</sup>

士人聞訊後，紛紛撰文賦詩聲援，<sup>80</sup>魯一同指陳此乃敵人構陷，如輕信夷人之言，將使親痛仇快，自毀士氣。文中讚揚姚瑩文武雙全，守邊禦敵，三挫英夷，有功而無罪。朝廷宜當獎勵，以為忠勇楷模。<sup>81</sup>錢贊黃認為姚瑩、達洪阿係「能戰之臣」，雞籠、大安之役屢建奇功，兩人獲罪肇因於英夷與議和之臣構陷。<sup>82</sup>略可呈顯當時的輿論氛圍。

1843年3月初，姚瑩被押解至福建惠安，<sup>83</sup>抵福州時，友人置酒餞行，賦詩相贈。<sup>84</sup>3月下旬清宣宗接到怡良赴臺調查報告後，極為震怒，諭示：姚瑩、達洪阿辜負皇恩，欺君冒功，可惡至極。一切罪愆皆咎由自取，著革職嚴辦，解交刑部，由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審訊，定擬具奏。除義勇外，

<sup>78</sup> 福珠隆阿，〈監察御史福珠隆阿奏請拒絕英人無理要求以保全抗英有功之台灣鎮道摺〉，《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7冊，頁21-23；薩林，〈工科掌印給事中薩林奏陳應防英人請撤台灣鎮道二員之反間計以存國體摺〉，《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7冊，頁25-26。

<sup>79</sup> 謝興堯供稿，《臺人輿論》，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第82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1-21。

<sup>80</sup> 姚瑩，〈出獄後聞今年正月臺諫諸公先後上言爭臺灣事一時中外作詩著論者甚眾閩閩中亦多感詠近傳臺人復有輿論之刻自非盛朝寬大何能有此感成一律〉，收入姚瑩，《後湘詩集·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13冊，頁80。

<sup>81</sup> 魯一同，〈擬論姚瑩功罪狀〉，《魯通甫集》，頁105-106。

<sup>82</sup> 錢贊黃，〈論臺灣之獄〉，收入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編，《鴉片戰爭在閩·臺史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頁281-282。

<sup>83</sup> 姚瑩，〈奉逮內渡抵惠安縣〉，《後湘詩集·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3冊，頁76。

<sup>84</sup> 姚瑩，〈至福州喜晤楊笙友水部林梅友謝碩甫劉芭川三孝廉及亨甫弟子余柏溪茂才小集寓舍諸君各有詩文見贈既登舟諸君復置酒洪山橋餞送作長句酬別是時亨甫方遊河洛〉，《後湘詩集·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3冊，頁77。

撤銷此前保奏獎勵之臺灣雞籠、大安出力人員。<sup>85</sup>4月下旬姚瑩致書劉鴻翱(1778-1849)話別，辯駁冒功獲罪一事，自述並未謊報攬功，乃臺灣軍民人人爭先，奮勇守城殺敵，故能獲此戰功。書中姚瑩道出清廷屢戰屢敗，士人憂憤，忠良切齒拊心，期以臺灣捷報挫夷銳氣，告慰全國君民。<sup>86</sup>其後，姚瑩於致方東樹(1772-1851)函中透露，冒功案係相關官員盡皆獲罪，獨臺灣屢邀恩賞，督撫無功，鎮道受賞，難免招忌。且英夷獨敗於臺灣，遂以膚愬之辭恫喝朝臣，其內心已有迫隨林則徐、鄧廷楨遠戍伊犁的準備<sup>87</sup>。汪喜孫得知姚瑩被逮赴刑部時，「大慟嘔血」。<sup>88</sup>5月底姚瑩在與光聰諧書中，重申：英夷五度進犯臺灣，未得一利，二度擊退，一次潛遁而逃，二次破舟，擒敵斬之，冀期「上振國威，下雪眾恥」。然因英夷不得志，以詭辭讒言威嚇要員，欲入姚瑩、達洪阿於罪。<sup>89</sup>

7月初姚瑩行抵蘇州，與其兄姚朔(1781-1848)久別重逢，<sup>90</sup>顧沅為之畫像留念。<sup>91</sup>過吳江時，年近古稀的鄉前輩左德慧，「猶出見，話言縷縷」。<sup>92</sup>7月7日應鹿澤長(1791-?)之邀，與張際亮(1799-1843)、張竹虛、陳梁叔、陸次山等人宴集白公祠下。<sup>93</sup>8月上旬姚瑩抵北京，30餘名公卿大臣爭相出迎。<sup>94</sup>8月13日入刑部獄，25日穆彰阿進呈審訊供詞。儘管穆彰阿並無處置建議，

<sup>85</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48冊，頁154。

<sup>86</sup> 姚瑩，〈奉逮入都別劉中丞書〉，《東溟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5冊，頁550-551。

<sup>87</sup> 姚瑩，〈再與方植之書〉，《東溟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5冊，頁552。

<sup>88</sup> 姚瑩，〈管小異言癸卯五月在濟甯汪孟慈聞余被逮大慟嘔血而余未知孟慈嘗言以朋友為性命不其信哉君沒今三年矣小異異之子也孟慈是其婦翁言當不妄嗟呼交道之薄久矣如孟慈亨甫其猶古人之風哉〉，《後湘詩集·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3冊，頁109-110。

<sup>89</sup> 姚瑩，〈與光律原書〉，《東溟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553。

<sup>90</sup> 姚瑩，〈喜晤家兄伯符時至吳門相候一月矣〉，《後湘詩集·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3冊，頁77。

<sup>91</sup> 馮桂芬，〈姚石甫觀察小象題辭〉，《顯志堂稿》，《續修四庫全書》，第1536冊，頁31。

<sup>92</sup> 姚瑩，〈左石僑墓誌銘〉，《東溟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604。

<sup>93</sup> 姚瑩，〈鹿春如召同張亨甫張竹虛陳梁叔陸次山家兄伯符集白公祠下時方七夕〉，《後湘詩集·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3冊，頁77-78。

<sup>94</sup> 施立業，《姚瑩年譜》，300-301；姚永樸，《舊聞隨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頁186。



但供詞後附言：兩度擒夷正法，非獨達洪阿、姚瑩之功，係文武士民之力。且英夷五犯臺灣，未獲一利，故銜恨甚深。英夷就撫後譎辭上控，更非達洪阿、姚瑩所能逆料。<sup>95</sup>清宣宗覽閱後，將達洪阿、姚瑩「加恩免其治罪」，釋放出獄。<sup>96</sup>

姚瑩出獄後聲名大噪，不論相識與否，亟欲與其交，其中不乏政要顯貴，如潘世恩、祁寯藻、湯金釗、許乃普(1787-1866)、陳官俊、祝慶蕃(1777-1853)、魏元烺(1779-1854)與楊殿邦(1777-1859)等；<sup>97</sup>各級官員：劉寬夫、何紹基(1799-1873)、陳慶鏞(1795-1858)、王拯(1815-1876)、朱琦(?-1861)、邵懿辰、蘇廷魁(1800-1878)、陳景亮(1810-1884)與馮志沂(1814-1867)等人。<sup>98</sup>馮桂芬(1809-1874)謂姚瑩出獄後，與陳慶鏞、張穆(1805-1849)、趙振祚(?-1860)、羅惇衍(1814-1874)、莊受祺(1810-?)、潘曾瑋(1818-1886)等人，聚會共飲，與會者相繼詢問臺灣事件始末，姚瑩未嘗居功自恃，僅如實陳述戰守形勢。<sup>99</sup>

除輿論支持外，時人文字多視之為冤案。1842年張際亮即頌揚：姚瑩抵禦英夷，戰無不勝，更謙稱功勞均屬鎮將及僚屬。<sup>100</sup>1843年朱琦賦詩云：姚瑩大挫夷勢，四戰皆捷，乃忠義之事。獲罪遭逮後，士人議論紛紛，且多怫鬱難平，朱琦誓言為姚瑩申辯曲直。<sup>101</sup>方東樹在餞別姚瑩詩中云：姚瑩出任福建臺灣兵備道4年以來，召募義勇逾3萬人，屢挫英夷，故英夷忌憚不敢近。然浙粵、江南等地連年喪師，獨臺灣完好未失，英夷誣陷之，致使姚瑩獲罪遭逮。數千名臺灣民眾泣訴於官，要求開釋姚瑩。<sup>102</sup>鄧顯鶴

<sup>95</sup> 施立業，《姚瑩年譜》，頁303。

<sup>96</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48冊，頁443-444。

<sup>97</sup> 姚瑩，〈復薦青一兄書〉，《東溟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555-556。

<sup>98</sup> 施立業，《姚瑩年譜》，頁306-307。

<sup>99</sup> 馮桂芬，〈姚石甫觀察小象題辭〉，《顯志堂稿》，《續修四庫全書》，第1536冊，頁31。

<sup>100</sup> 張際亮，〈是夜月明不寐感寄石甫廉訪臺灣〉，收入張際亮著、王颺校點，《思伯子堂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下冊，頁1247。

<sup>101</sup> 朱琦，〈癸卯九月朔日集萬柳堂宴姚石甫丈席間話臺灣事慨然有作在座者為陳頌南蘇賡堂兩侍御梅柏言馬湘帆王少鶴三農部何子貞編修主人海秋夫子暨予凡九人〉，收入：朱琦，《怡志堂詩初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30冊，頁163。

<sup>102</sup> 方東樹，〈寄餞石甫石甫任臺澎道四年召募義勇三萬餘人挫敗英夷英夷憚之不敢近故連年浙粵江南皆喪地失守而臺獨完英夷忌惡之誣訐致抵罪被逮入都〉，收入方東

(1777-1851)與戴鈞衡(1814-1855)賦詩吟咏姚瑩事，同聲抱屈。<sup>103</sup>祁寯藻在述懷詩中，視姚瑩、達洪阿為「孤忠」，含蓄表達此乃難得之海疆功業。<sup>104</sup>李星沅將姚瑩、達洪阿獲罪與林則徐遣戍相互連結，嘆息此乃莫須有之獄。<sup>105</sup>夏燮(1800-1875)撰述《中西紀事》云：臺灣之獄由耆英與穆彰阿分居內外主導之，怡良查辦後，以「莫須有」定讞，即受耆、穆兩人指使。<sup>106</sup>包括《夷艘入寇記》、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梁廷柟(1796-1861)《夷氛聞記》等，均有相同論調。<sup>107</sup>

在姚瑩殺俘冒功事件中，好友張際亮四處奔走，以冤獄為名，要求平反。姚瑩雖遭羈押，迅即獲釋，張際亮卻因疲病而卒。張際亮之死，令人慨嘆萬千，士人對其兩肋插刀，抨擊朝廷軟弱的態度懷念不已，交相讚譽其忠義之心。何紹基為張際亮所作的挽聯，盛讚他為「真血心男子」，將其比擬為明朝諫臣楊繼盛(1516-1555)。<sup>108</sup>葉名澧在張際亮病逝後，賦詩哭悼，除傷逝直諫之友，更讚其為營救姚瑩，跋涉三千里之義行。詩末尤盼夢中相見，來生再續前緣。<sup>109</sup>魯一同聽聞張際亮卒於都門，旋賦詩五首以哭之。詩中縷述兩人昔時交遊，情誼深厚，對張際亮熱心為姚瑩奔走平反，尤多所頌揚。<sup>110</sup>朱琦為張際亮校正遺集時，讚其為姚瑩申冤的高貴情誼。<sup>111</sup>姚

---

樹，《考槃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07冊，頁58。

<sup>103</sup> 鄧顯鶴，〈公論二首〉，《南村草堂詩鈔》，350-351；戴鈞衡，〈讀史〉，收入戴鈞衡，《味經山館詩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55冊，頁593。

<sup>104</sup> 祁寯藻，〈書生六首〉，《祁寯藻集》，第2冊，頁512。

<sup>105</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下冊，頁499。

<sup>106</sup> 夏燮，《中西紀事》(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頁141。

<sup>107</sup> 不著撰人，《夷艘入寇記下》，《鴉片戰爭》，第6冊，頁133-134；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下〉，《魏源集》，上冊，頁202-203；梁廷柟(撰)、邵循正(點校)，《夷氛聞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86-89、130-135。

<sup>108</sup> 姚永樸，《舊聞隨筆》，頁186。

<sup>109</sup> 葉名澧，〈哭張亨甫四首十月初九日卒於松筠庵〉，收入葉名澧，《敦夙好齋詩初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39冊，頁189。

<sup>110</sup> 魯一同，〈聞張亨父卒於都門哭之有作五首〉，《魯通甫集》，頁232-234。

<sup>111</sup> 朱琦，〈校正亨甫遺集作詩誌哀〉，《怡志堂詩初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30冊，頁164。

燮(1805-1864)將張際亮憂國憂民的情懷與庾信(513-581)、杜甫相提並論。<sup>112</sup>孔繼鑠賦詩悼念，嘆息未能攜手同享太平盛世。<sup>113</sup>劉存仁(1805-1880)過訪張際亮墓，追憶昔日情景，歎惜第一流人才未能發揮所長，徒留遺憾。劉存仁於詩話中論張際亮之詩及其詩論，並追思多位友人與張際亮的交遊。<sup>114</sup>

### 三、主和奸臣的妖魔化

士人一面讚譽林則徐與姚瑩，一面嚴厲指責朝中主和公卿。尤以力主罷黜林則徐與鄧廷楨的穆彰阿，一意與英夷媾和的琦善，為士人主要抨擊對象。士人手持春秋之筆，神化主戰英雄，妖魔化主和奸臣，天平兩極，自有權衡。下文藉由士人對穆彰阿與琦善的評價，論析其對主和人士的態度。

#### (一)穆彰阿

穆彰阿，郭佳氏，滿洲鑲藍旗人，字耕珊、子樸、鶴舫。1805年中進士，點翰林院庶吉士。受清仁宗(1760-1820)賞識，充日講起居注官，派任鄉試正副考官，累遷至翰林院侍讀、內閣學士、各部左右侍郎與各旗正副都統等職，然因細故遭清仁宗斥責左遷。終嘉慶朝穆彰阿未晉升高官顯爵。然清仁宗對穆彰阿仍寄予高度期望，諭令留心學習。<sup>115</sup>道光年間，清宣宗

<sup>112</sup> 姚燮，〈哭張孝廉際亮四章〉，收入姚燮，《復莊詩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33冊，頁232。

<sup>113</sup> 孔繼鑠，〈哭亨甫八首〉，收入孔繼鑠著、劉承幹校，《心嚮往齋詩文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據南林劉氏求恕齋叢書排印），第160冊，頁83。

<sup>114</sup> 劉存仁，〈晨過焦山下訪松寥不得因憶故友張亨甫悵然久之〉、〈龍江驛旅夜感舊〉，收入劉存仁，《岷雲樓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19冊，頁582、597-598；劉存仁，《岷雲樓詩話》（刊刻者、年代不詳，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室），卷3，頁2b-3b、5b-8b。

<sup>115</sup>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32冊，卷314，頁168。

重用穆彰阿，出任各部尚書，入值軍機處，多次擔任鄉試、會試、覆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等重要考試之主考官，讀卷官或閱卷大臣。歷任國史、玉牒與實錄諸館總裁。故爾門生故吏遍布朝野，號為「穆黨」。<sup>116</sup>

鴉片戰爭前後，朝中以潘世恩、祁雋藻、王鼎與穆彰阿等人為首，但實際掌控大權者為穆彰阿，檢索當時士人記述，略可見其權傾一時之氣燄。如趙烈文(1832-1894)於日記中謂，不論用人行政，皆操於穆彰阿，致使士風大變，國事日非。<sup>117</sup>汪士鐸(1802-1889)描述穆彰阿個性巧佞，「以欺罔蒙蔽為務」。<sup>118</sup>孫靜庵云：穆彰阿權傾中外，莫之敢撓。王鼎欲奏劾之，卒以尸諫，然陳孚恩(1802-1866)未敢上奏，轉呈穆彰阿。穆彰阿改以「暴卒」上報，未進奏疏。<sup>119</sup>李岳瑞(1862-1927)指陳，穆彰阿用事既專且久，督撫奏事內容無不預聞。尤私揣上意，粉飾太平，下情無法上達，終至爆發洪楊之亂。<sup>120</sup>龍啟瑞致書梅曾亮，隱諱傳達廣西巡撫周之琦視穆彰阿意旨行事。<sup>121</sup>

而士人再三攻訐者，乃穆彰阿於鴉片戰爭中力主議和。由於大部分士人認為中國應戰、可戰，輿論一面倒向主戰派，詰難主和人士。陳康祺記述穆彰阿當國後，一意主和，耆英、琦善與伊里布等人怯懦無遠略，和議之舉讓軍民心灰意冷，致使關天培、葛雲飛與陳化成等人捐軀疆場。<sup>122</sup>1843年，穆彰阿與李星沅的談話，透露其對鴉片戰爭的態度。穆彰阿將夷務比擬為「瘋犬入院落」，辦理之法當先給予甜頭，勸誘離去，再關上大門。<sup>123</sup>此乃穆彰阿少數直接論及鴉片戰爭的記錄，略可說明其避戰的心態。

儘管諸多士人筆下對穆彰阿嚴詞抨擊，現實中卻少有士人明火執仗攻

<sup>116</sup> 劉海峰，〈“穆黨”對道光朝晚期吏治的影響〉，《史學月刊》，第3期(開封，2007.03): 頁46-50。

<sup>117</sup>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561冊，頁143-149。

<sup>118</sup> 汪士鐸著、鄧之誠輯錄，《汪梅翁(士鐸)乙丙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148。

<sup>119</sup> 孫靜庵，《棲霞閣野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頁18-19。

<sup>120</sup> 李岳瑞，《悔逸齋筆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頁194-195。

<sup>121</sup> 龍啟瑞，〈上梅伯言先生書一〉，《龍啟瑞詩文集校箋》，頁423-426。

<sup>122</sup> 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上冊，頁140。

<sup>123</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頁458

訐其過。1842年王鼎獲知對英和議將成，林則徐遭遣戍伊犁，欲面陳皇帝力爭，然清宣宗命其「休沐養疴」。王鼎返家自縊，期以屍諫奏劾穆彰阿誤國殄民。軍機章京陳孚恩接獲遺摺，轉呈穆彰阿，竟遭湮滅。<sup>124</sup>1843年福建道監察御史蘇廷魁為少數勇於對抗穆彰阿者，蘇廷魁以天有異象為由，陳請清宣宗下罪己詔，並要求罷黜穆彰阿。王拯為其撰寫的詩集序言云：蘇廷魁上奏諫言，「直聲震天下」。陳康祺與《清史稿》皆詳述其事：蘇廷魁上奏指斥時弊，清宣宗「覽奏動容，嘉其切直」，一時轟傳朝野。然實錄中卻未見清宣宗「動容」或「嘉許」之情，反頒旨強調：此前皆納諫如流，雖有異象，惟毋須故作姿態，特詔求言。要求官員諫言均須言之有物，切實可行，不可徒託空言，博取名聲。<sup>125</sup>另一則朝臣揭發穆彰阿的事例為戴熙(1801-1860)，1846年廣東學政戴熙返京述職，清宣宗召對問曰：江西、安徽與江蘇一帶，民情如何？戴熙云：「盜賊蠱起，民不聊生」。清宣宗聞之大駭，謂：如所言屬實，將成何事體，怒詢穆彰阿。穆彰阿答覆：戴熙見皇上年事已高，以此危言聳聽之論驚嚇皇上，求取骨鯁之臣的美名，所言並非實情。戴熙因此遭清宣宗嫌惡，以病告歸。<sup>126</sup>1850年孫鏘鳴(1817-1901)上〈請罷斥穆彰阿疏〉，指斥穆彰阿係秦檜(1090-1155)、嚴嵩(1480-1567)之流，可惜奏疏已亡佚。<sup>127</sup>

清文宗親政後頒旨斥革穆彰阿，指其「妨賢病國」，貪冒榮寵，並直云穆彰阿在達洪阿、姚瑩殺俘冒功事件中陷害忠良。當潘世恩保奏林則徐時，穆彰阿意圖「偽言熒惑」，著即革職，永不敘用。<sup>128</sup>清文宗諭旨一出，愈加

<sup>124</sup>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38冊，卷363，頁11415。

<sup>125</sup> 王拯，〈蘇廣堂先生守柔齋續集序〉，收入蘇廷魁，《守柔齋詩鈔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06冊，頁590-591；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下冊，頁591；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38冊，卷378，頁11593-11594；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六)》，第38冊，卷390，頁1000-1001。

<sup>126</sup>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4冊，頁1506。

<sup>127</sup> 胡珠生，〈前言〉，收入孫鏘鳴撰、胡珠生編注，《孫鏘鳴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上冊，頁2；胡珠生，〈奏疏·編者按〉，《孫鏘鳴集》，上冊，頁1。

<sup>128</sup> 清文宗，〈罪穆彰阿者英諭〉，見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文宗顯皇帝實錄(一)》，第40冊，卷20，頁294-295。

確立穆彰阿的評價。《清史稿》評述穆彰阿，支持對英議和，力主罷革林則徐，以琦善代之。士人無不詬罵。論贊中更指陳穆彰阿柄政之際，損國威，喪國權，和戰不定，釀成日後外患頻仍。<sup>129</sup>

## (二) 琦善

琦善，博爾濟吉特氏，滿洲正黃旗人，世襲一等侯爵。1814年起出任河南按察使後，歷任各省布政使、巡撫與總督要職，兩度授欽差大臣，奉旨辦事。琦善非僅因其為權貴子弟而獲重用，細察其擔任京官時期，以及任河南、山東與兩江地區督撫之政績，堪稱能吏。琦善在吏治革新、賑濟災荒、協辦鹽漕河諸務等，均有顯著成效。<sup>130</sup>1819年清仁宗擢升琦善為河南巡撫，勉勵琦善「力矯因循，培植民俗，嚴緝匪類，密訪逆蹤」。<sup>131</sup>1824年清宣宗頒旨褒獎琦善「實心任事，才守兼優」，冀望琦善加倍忠君勤政。<sup>132</sup>此外，金安清與陳康祺皆記有琦善習刑律之軼事記載：琦善弱冠前以蔭生入刑部，遭漢人老輩所侮，銜恨在心，遂以三百金延聘一吏，三年內盡學其技。故刑名、錢穀、緝捕諸務罕有匹敵者，在其主政下弭盜安民，治軍嚴謹。由此觀之，琦善並非不學無術之紈褲子弟。然性好饋遺，揣摩上意以邀寵眷，故為士人鄙斥。<sup>133</sup>

鴉片戰爭中，清宣宗授琦善為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接替林則徐，安撫英人情緒，避免爆發衝突。然士人強烈批評琦善抵粵後一意與英人和談，答允義律撤軍、賠款割地之請，訂立〈穿鼻草約〉。<sup>134</sup>1840年裕謙代署兩江

<sup>129</sup>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38冊，卷363，頁11415-11419。

<sup>130</sup> 有關琦善相關政績的討論，參閱魏秀梅，〈琦善在豫魯的政績(1814-182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臺北，1993.06)，463-503；魏秀梅，〈琦善在兩江的政績(1825-182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臺北，1994.06)，頁135-160。

<sup>131</sup>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五)》，第32冊，卷32，頁693。

<sup>132</sup>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二)》，第34冊，卷64，頁7。

<sup>133</sup> 歐陽兆熊、金安清撰、謝興堯點校，《水窗春曉》，頁56；陳康祺撰、褚家偉、張文玲點校，《郎潛紀聞四筆》，頁106-107。

<sup>134</sup> 有關琦善與義律之間，議訂《穿鼻草約》相關內容的討論，參閱莊建平，〈琦善·義律·穿鼻草約〉，《安徽史學》，第1期(合肥，2000)，頁45-51。

總督，前往上海籌防，上奏克復定海之策，臚列琦善五大罪狀，張皇欺飾，弛備損威，違例擅權，將就苟且與失體招贖等。奏請彈劾琦善，因其已為英人藐玩，難以懾服夷敵。<sup>135</sup>太常寺卿唐鑑(1778-1861)亦專摺上奏，指陳琦善意主苟安，在交涉中未能恩威並施，使敵畏服。眼下雙方衝突一觸即發，如雙方開戰，琦善非唯不能懾服敵軍，亦難伸張士氣，故難膺任粵東主將之職<sup>136</sup>。唐鑑甚至以全家性命，保舉林則徐帶罪督兵。<sup>137</sup>1842年琦善因「擅予香港，擅許通商」，遭「褫職逮治，籍沒家產」，然旋獲啟用，授四等侍衛，充葉爾羌幫辦大臣，改熱河都統。消息傳出，引發清議，給諫陳慶鏞表示：琦善係海疆亂事之始作俑者，今海內糜爛至此，皆琦善之過。僅罷斥之已不足振作民心士氣，遑論屢蒙皇恩，賞授要職。不僅琦善，奕經和文蔚(?-1855)亦有罪之人，卻迭受拔擢，何以告慰民心？且琦善於革職之際，仍「意侈體汰，跋扈如常」，徒令士人切齒。奏請收回成命，以伸國法，撫慰輿情。清宣宗覽奏後，擢升之議遂寢，著仍革職，令其閉門思過。<sup>138</sup>

鴉片戰爭戰敗後，士人將矛頭指向琦善，謂其乃罪魁禍首。如朱葵之賦詩謂：粵事之壞始於琦善主和，繼以奕山、隆文與楊芳等官員怯戰，遂使軍情一誤再誤。<sup>139</sup>另一首詩則強調，因琦善主和，英夷遂以和議餽之，儘管有人提醒，琦善仍執意和談。<sup>140</sup>謝蘭生在詩注中云：粵中戰事皆誤於琦善。<sup>141</sup>李棠階在日記中，嚴詞譴責琦善帶兵無方，「非大漢奸而何？」<sup>142</sup>

<sup>135</sup>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38冊，卷372，頁11523-11524。

<sup>136</sup> 唐鑑，〈唐鑑奏琦善難為主將摺〉，《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2冊，頁660-661。

<sup>137</sup> 朱葵之，〈罪言四首位卑言高罪也況冷官耶縱言所至不能已已諒之〉，收入朱葵之，《妙吉祥室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537冊，頁198。

<sup>138</sup> 陳慶鏞，〈申明刑賞疏〉，收入陳慶鏞，《籀經堂類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522冊，頁479-481。

<sup>139</sup> 朱葵之，〈粵事十二首粵事之壞始由琦督主和繼則靖逆奕山參贊文隆楊芳怯戰也一誤再誤可嘆可恨因志之〉，《妙吉祥室詩鈔》，《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37冊，頁204-205。

<sup>140</sup> 朱葵之，〈廷議二首琦督主和英夷即以和餽我當事者墮其術中而不自知即有危言之人已無及矣〉，《妙吉祥室詩鈔》，《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37冊，頁197。

<sup>141</sup> 謝蘭生，〈海疆紀事〉，《鴉片戰爭文學集》，上冊，頁193。

<sup>142</sup> 李棠階著、穆易校點，《李文清公日記》(長沙：岳麓書社，2010)，頁436。

《清史稿》評述琦善「罷戰言和」、「去備媚敵」，係敗戰之因。儘管琦善在鴉片戰爭時遭「褫職逮治，籍沒家產」，甚至議處死刑，惟旋即獲釋。翌年清宣宗擬起用為葉爾羌幫辦大臣、熱河都統等職，御史陳慶鏞上疏反對，復起之旨遂寢。未幾改授駐藏大臣，1846年擢四川總督，清宣宗嘉其於「吏治營伍，實心整頓」，回復頭品頂戴。1852年因言官劾其妄殺，遭革職逮問，定讞發往吉林效力贖罪，然再度迅速釋回，命其署理河南巡撫，並授為欽差大臣，辦理防務。1854年病卒後，追贈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依總督例賜卹，諡文勤。

細察鴉片戰爭後琦善的宦途起伏，雖曾兩度遭革職，一次議處死刑，一次定讞充軍，皆迅速釋回重獲起用，顯見琦善受清宣宗與清文宗倚重程度，與士人之攻訐相對照，甚不相稱。1930年代，蔣廷黻撰文重新檢視琦善的歷史定位，一反過去批評鄙視的態度，給予琦善較高評價。蔣廷黻總結道：林則徐昧於中外形勢，甚至刻意隱瞞不敵英國的實情。反觀備受時人批評的琦善，雖在軍事方面表現平平，但深知中國軍備不及英國，故決計撫夷。外交方面能審度中外強弱形勢，權衡利害輕重，見識乃在時人之上。<sup>143</sup>茅海建教授亦對琦善在鴉片戰爭中的諸多作為一一辨析，駁斥琦善賣國求榮的舊有觀念，且進一步述及琦善奸臣化的結果，乃士人刻意形塑而成。<sup>144</sup>是故，下文將探問士人網絡在鴉片戰爭期間對社會輿論的形塑。

<sup>143</sup> 蔣廷黻，〈琦善與鴉片戰爭〉，《清華學報》，第6卷第3期(北京，1931.10)，頁1-26；蔣廷黻，《中國近代史》，頁18-24。然蔣廷黻文章刊出後，隨即引發不同意見者之批評，對於琦善功過展開討論。如陶元珍，〈讀「琦善與鴉片戰爭」〉，《大公報·圖書副刊》(天津)，1935年5月2日，11版。其後，亦有不少研究者針對蔣廷黻的研究觀點進行析論，如：Tan Chu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Opium War (1840-1842): A Critical Appraisal," *Ch'ing-shih wen-t'i*, Vol.3, Supplement 1(Dec. 1977), 32-46; 蔡樂蘇、尹媛萍，〈反抗帝國主義的另一條道路——論蔣廷黻的琦善研究〉，《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6期(長沙，2008.11)，頁37-40。

<sup>144</sup>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2版)，頁1-32。



## 四、鴉片戰爭與士人網絡

### (一)主戰英雄的自我宣傳

茅海建教授指出：《道光洋艘征撫記》、《夷氛聞記》與《中西記事》乃吾人認識鴉片戰爭的重要依據，且無一例外皆強烈抨擊朝廷主和政策與琦善的行事作為，遂造就琦善的奸臣形象，並成為鴉片戰爭戰敗的罪魁禍首。<sup>145</sup>然不僅《道光洋艘征撫記》、《夷氛聞記》與《中西記事》等書之影響，士人當下的信札、詩文酬答早已漸次散布相關言論，逐步形塑出傾向主戰的社會氛圍。身為鴉片戰爭的關鍵人物，林則徐的態度至關重要。細察林則徐獲罪後及遣戍途中作為，將可發現林則徐與家人、師友魚雁往返甚為頻繁。林則徐一生所作書簡約達2,000件以上，保存至今尚有1,000餘件。<sup>146</sup>翻閱鴉片戰爭前後林則徐的信函，除與家人聯絡感情、與師友詩詞唱和抒發心情、感謝各地官員在遣戍途中的照應外，信札中屢屢出現林則徐對當前政局的看法，與鴉片戰爭爆發之初個人的作為和判斷，並再三表達勇於任事的態度。

1840年，林則徐交卸兩廣總督一職後，在給河南河陝汝道葉申籟的信中即表達赴粵前，已知此乃赴湯蹈火之事，固辭不獲，加以皇恩深重，亦只能置個人禍福榮辱於度外，勉力為之。然英夷奸頑，粵省已嚴加防備，並警示江、浙、直、東等處督撫多加防範，杜其滋擾，且早已奏明英夷窺伺舟山，擬赴天津，孰知官員皆視為具文。定海城僅遭數枚炮彈飛擊，軍民旋即逃竄，天津一地亦如定海，毫無防備。守土者為求卸責，遂以蜚語歸咎於廣東。<sup>147</sup>1841年，致沈維鏞函札再度重申因粵疆嚴備，英夷尋釁不得，故已預料英夷必將流竄於沿海各省，5次奏陳請救籌防，且早已探知入

<sup>145</sup>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頁16。

<sup>146</sup> 楊國楨，〈序言〉，《林則徐書簡(增訂本)》，頁2。

<sup>147</sup> 林則徐，〈致葉申籟〉，收入《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信札卷》(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第7冊，頁260-263。

告英夷圖占舟山、圖控天津之舉，皆未獲重視，始有今日挫敗。<sup>148</sup>1841年，致戴綱孫信函亦透露早知奉使嶺南危機重重，然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且未能早籌船炮、水軍，遂無勝算。<sup>149</sup>1842年，林則徐行抵蘭州之際，致函姚椿(1777-1853)、王柏心猶縷述赴粵前早知係身蹈危機，且已逆料英夷必將來犯，雖多次奏請嚴加防範，但仍未獲重視。信末提出剿夷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強調若能據此要言，殄滅英夷指日可待。<sup>150</sup>

上述例證略可說明自林則徐削職後，積極致函親友，報導戰爭前線最新消息、情勢發展與制敵之策，並傳達自己洞燭機先的觀察，如英夷來犯、流竄沿海各省、北擾等情事皆在他預料之中，且早已奏報朝廷，要求沿海官員嚴加防範，無奈未獲採納，眾人皆置若罔聞，遂成今日敗局。其中，最值得措意的，乃1841年左右，林則徐寄給長子林汝舟(1814-1861)的家書。信中林則徐大肆抨擊琦善議和之舉且與漢奸狼狽相倚，因英夷索銀甚多，並要求許以福州、廈門、蘇州、上海與寧波多處，驕恣如此和議難成，一旦議和不成，軍心已懈難再復，亦將難以再戰。<sup>151</sup>乍看之下，即可解讀此乃林則徐洞悉琦善議和詭計，心中憤恨難平，並痛陳琦善多項倒行逆施之舉措與漢奸通敵罪行。但同樣的信函內容卻有不同收件者，此乃林則徐刻意散布的訊息？《潰癰流毒》、《入寇志》與英國外交檔案，均視為家書；《犀燭留觀記事》題為〈致吳下友人書〉；黃鈞宰(1826-1876)在《金壺七墨》載為〈致江督書〉；《平夷錄》則稱〈林制軍寄東書〉。<sup>152</sup>李星沅在日記中詳述此乃〈少翁寄莘相書〉，即林則徐寄給伊里布之信，因漕運總督朱樹(?-1863)抄錄於兩人往返的信件中，李星沅遂得見此信函內容。<sup>153</sup>何以林則徐寄給伊里布之信，朱樹能夠披閱？甚或抄錄信件內容於他給李星沅的信札內。

<sup>148</sup> 林則徐，〈致沈維鏞〉，《林則徐全集·信札卷》，第7冊，頁268-269。

<sup>149</sup> 林則徐，〈致戴綱孫〉，《林則徐書簡(增訂本)》，頁176-177。

<sup>150</sup> 林則徐，〈致姚椿王柏心〉，《林則徐全集·信札卷》，第7冊，頁304-310。

<sup>151</sup> 林則徐，〈致林汝舟〉，《林則徐書簡(增訂本)》，頁154-158。

<sup>152</sup> 〈林少穆先生家信摘錄〉，收入王清瑞輯，《潰癰流毒》，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四輯·史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303-306；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東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員会，1964)，頁261-264；黃鈞宰，《金壺七墨》，《鴉片戰爭》，第2冊，頁613-614；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頁252。

<sup>153</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217-218。

顯見此時士人網絡正透過傳閱、抄錄的方式，散播鴉片戰爭相關情報，且係以林則徐的鷹派立場為主。

茅海建教授對此嘗有考證，從行文風格、談論事情涉及機密卻毫無避諱，任其抄錄流傳、以及清代官場常規等線索判斷，此封信函並非林則徐所撰，乃他人偽造。<sup>154</sup>有關林則徐信函真偽一事，時人對此亦早有疑惑。1841年，李星沅曾敦請鄧廷楨審閱外間傳聞為林則徐所寫之書信，鄧廷楨確認係出自林則徐之手。<sup>155</sup>李星沅所云之書信或許即為此封林則徐寄予林汝舟的家書，假若不是，更說明了當時確有好事者假冒林則徐之名，修書分送他人，除報導戰地最新消息與局勢發展外，更重要的目的在於營造社會主戰輿論，抨擊議和政策。如裕謙便因傳閱過林則徐該封信件，而在奏折中加以援引。<sup>156</sup>

若以《翁心存日記》為證，林則徐透過致函師友，宣揚其洞若觀火與主戰英雄的形象，確實奏效。翁心存(1791-1862)曾於1841年收到林則徐交卸督篆後所寫信札，閱後，翁心存盛讚林則徐引咎自責，真有古大臣遺風。<sup>157</sup>此外，道光23-24年之際，金安清、唐鍾福、潘錫恩(1787-1867)與王蓮舟等人更發起為林則徐贖緩之舉，然林則徐力阻其事，表示獲咎之由不比尋常，故納贖奏呈皇帝無益於事。<sup>158</sup>宗稷辰與魯一同皆為此大表讚揚，再次宣揚林則徐的高尚情操。<sup>159</sup>林則徐在家書中明確表達「捐贖一事我們萬萬不為」，且為免都中謠言中傷，致使名實兩傷，不如避居塞外靜觀其變，待豫堃等人捐贖成功與否，再行定奪。<sup>160</sup>1840年，林則徐已曾謝絕紳民贖緩之舉，1843年，再度推辭，兩度拒絕皆為林則徐贏得士人頌揚。從家書中明顯可知，婉拒背後充滿著林則徐的盤算，更凸顯林則徐刻意營造英雄形象

<sup>154</sup>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頁252-253。

<sup>155</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頁278。

<sup>156</sup>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頁253。

<sup>157</sup> 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2冊，頁432。

<sup>158</sup> 林則徐，〈致金安清〉、〈致王蓮舟〉、〈致潘錫恩〉，《林則徐全集·信札卷》，第7冊，頁387-388、389、391-392。

<sup>159</sup> 宗稷辰，〈題唐金二子劇金為林公贖舉書及林汝舟辭募贖札後〉，《躬恥齋文鈔》，《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76冊，頁293；魯一同，〈書林侯官手札後〉，《魯通甫集》，頁69-70。

<sup>160</sup> 林則徐，〈家書〉，《林則徐全集·信札卷》，第7冊，頁374-378。

的用心，試圖藉由謫居伊犁累積聲望、維持良好名氣。<sup>161</sup>

姚瑩殺俘冒功事件，亦有相似情況。遍檢當時士人論述，相關事件內容殆皆來自當事人姚瑩之口，談論重點均大同小異。1843年，姚瑩致書劉鴻翱辯駁冒功獲罪一事。<sup>162</sup>其後，再於致方東樹函中透露，獲罪一案乃係英夷構陷，獨賞招忌。<sup>163</sup>在與光聰諧書中，重申破夷功績，且因英夷不得志遂威嚇要員入罪於己。<sup>164</sup>姚瑩出獄後，至交契友為慶賀其平安歸來，競相設宴款待或出遊共飲。席間談論內容多圍繞於國家當前危難，尤對姚瑩在臺灣擊退英夷之事甚感興趣。在一次馮桂芬發起的聚會中，馮桂芬邀集陳慶鏞，張穆，趙振祚，羅惇衍，莊受祺，潘曾瑋等人，聚會共飲，席間眾人熱切詢問姚瑩臺灣抗敵之事，姚瑩詳加解說戰守策略與退敵經過。<sup>165</sup>其後，由湯鵬(1801-1844)作東，召集朱琦，陳慶鏞，蘇廷魁，梅曾亮，馬沅，王拯與何紹基等人，於萬柳堂宴請姚瑩與張際亮。酒過三巡，眾人爭相詢問姚瑩在臺抵禦英夷情事，英夷船艦形貌如何等。姚瑩謂大敗夷船，四戰皆捷，大快人心。朱琦憶與姚瑩獲罪入獄時，士人盡皆憤恨不平，亟盼能為其申辯，幸而最終平安獲釋。<sup>166</sup>梅曾亮、馬沅、湯鵬、王拯、何紹基、陳慶鏞、蘇廷魁、朱琦和張際亮等人，邀宴於蒹葭閣，與姚瑩把酒言歡，暢論時事。<sup>167</sup>

<sup>161</sup> 有關晚清至民國初年，林則徐形象的重塑議題，有興趣之讀者，可參閱：Joyce A. Madancy, *The Troublesome Legacy of Commissioner Lin: The Opium Trade and Opium Suppression in Fujian Province, 1820s to 1920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sup>162</sup> 姚瑩，〈奉逮入都別劉中丞書〉，《東溟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550-551。

<sup>163</sup> 姚瑩，〈再與方植之書〉，《東溟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552。

<sup>164</sup> 姚瑩，〈與光律原書〉，《東溟文後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頁553。

<sup>165</sup> 馮桂芬，〈姚石甫觀察小象題辭〉，《顯志堂稿》，《續修四庫全書》，第1536冊，頁31。

<sup>166</sup> 見朱琦，〈癸卯九月朔日集萬柳堂宴姚石甫丈席間話臺灣事慨然有作在座者為陳頌南蘇慶堂兩侍御梅柏言馬湘帆王少鶴三農部何子貞編修主人海秋夫子暨予凡九人〉，《怡志堂詩初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30冊，頁163。

<sup>167</sup> 姚瑩，〈梅伯言馬湘帆湯海秋王少鶴四農部何子貞編修陳頌南蘇慶堂朱伯韓三侍御疊次召余同亨甫為觴讌之樂九月二十六日復集蒹葭閣蓋丙申年入都伯言湘帆置酒處也諸君各以詩文見贈余行有日輒成七律數章酬別〉，《後湘續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49冊，頁678。

顯見姚瑩利用信札、師友宴集與詩文酬答等機會，反覆說明案情。在士人網絡推波助瀾下，更有助於散播主戰思潮。不少士人聚會雅集或魚雁往返，均甚為關心廣東戰況。1841年，李星沅與多位友人雅集，席間談及和局之事，盡皆擔心不已。<sup>168</sup>在致鹿澤長之函札，及鹿澤長、蔡瓊(1783-?)與羅繞典(1793-1854)等人回信時，亦皆談及戰情，莫不憤憤難平，怒斥人謀不臧，一誤再誤。<sup>169</sup>加上當時資訊並不發達，即便身處戰區附近也未能精準掌握戰局變化，各地寇匪警報、勝敗消息等盡皆莫衷一是，致使人心惶惶，翁心存對此深有感觸。儘管翁心存積極藉由與師友、家人的魚雁往返瞭解最新戰情，且親友亦謂其必知確信，故從早到晚訪客絡繹不絕，急欲探詢消息真偽，但仍不時發現假消息流竄，混淆視聽，致使翁心存無所適從，只能再三修正訊息。<sup>170</sup>住在海寧路仲的管庭芬(1797-1880)亦陷入相同迷霧中，如1842年4月一時訛傳英夷即將襲來，民眾盡皆避難出逃，就連官兵亦紛紛遁走，城門徹夜無法關閉。數日後，再度訛傳將有游兵劫掠，村民驚駭不已悉數出亡，道路為之壅塞。然欲探詢訛言之始，均不知其所以然。<sup>171</sup>因此，許多真偽莫辨的消息便在士人網絡中散布開來，而當事人的說詞更易於取信於人。是故，主戰士人通過大量書信與詩詞，進行自我宣傳，營造有利輿情。同時透過士人網絡的擴散，傳鈔函札與各式文字作品，藉此分享即時訊息，產生漣漪般的效應，漸次擴散。如此一來，主戰英雄的形象愈加鮮明且崇高，鷹派勢力亦漸趨高漲，社會氛圍遂逐漸走向抨擊主和、傳播奸臣當道、任用非人的論述。

## (二)「穆黨」的魔掌

1861(咸豐11)年郭嵩燾(1818-1891)在日記中，直指琦善、耆英、葉名琛(1807-1859)與僧格林沁(1811-1865)等4人，為辦理夷務的四凶。郭嵩燾認為林

<sup>168</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252。

<sup>169</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頁253、267。

<sup>170</sup> 如：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冊，頁381、第2冊，頁471、480、496、520。

<sup>171</sup> 管庭芬撰、張廷銀整理，《管庭芬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第3冊，頁1081。

則徐貽誤事機更甚琦善，然因其心術正直，故未予苛責。<sup>172</sup>何以郭嵩燾未將主和派領袖穆彰阿列入四凶之內？是否因郭嵩燾曾在1838年赴京會試，結識會試總裁穆彰阿，且穆彰阿為好友曾國藩的座主。抑或因郭嵩燾在1853(咸豐3)年受知於陳孚恩，且由其推薦於1857(咸豐7)年赴京供職翰林院、南書房等處。<sup>173</sup>而陳孚恩曾為穆彰阿心腹，故郭嵩燾有意迴護？遍檢郭嵩燾的詩文日記，皆未對此有進一步說明。早在1841年，李星沅過訪亭翁縱論時事，李星沅特別留意亭翁未嘗抨擊琦善主和政策，且云「其底蘊真不可測」。<sup>174</sup>郭嵩燾文字的闕如與李星沅之記錄，均透露出一絲玄機，即林則徐的主戰色彩未必全然贏得士人認同，穆彰阿、琦善的主和態度亦非千古罪人。時下士人仍有不同曲調，並非完全跟隨主戰旋律婆娑起舞。其中，李星沅的態度與活動殊堪玩味。

李星沅乃1832(道光12)年壬辰恩科進士，該科總裁為潘世恩、戴敦元(1767-1834)、穆彰阿與朱士彥(1771-1838)。<sup>175</sup>於是，李星沅同時成為鴉片戰爭主戰、主和兩大領袖的門生。從《李星沅日記》中即可發現，李星沅依違於兩大陣營之間，進京時必然拜會祁寯藻、潘世恩與穆彰阿，間或過訪王鼎、湯金釗與黃爵滋等人。平日則與潘世恩、穆彰阿、祁寯藻、黃爵滋及多位友人魚雁不絕，時或和師長、過訪友人聚談雅集，充分顯露李星沅編織士人網絡的用心。

也許是社會氛圍使然，抑或李星沅日常接觸之友人，泰半屬於潘世恩陣營，且李星沅亦尊黃爵滋為師，平日時相函札聯繫，與之互動密切。因此，言談中觸及夷務與戰事議題時，大多表現出支持主戰立場的態度，且在言詞中流露急切、憾恨之情。<sup>176</sup>1841年，李星沅返京面聖，與京中多位官員會面，包括湯金釗、祁寯藻、卓秉恬(1782-1855)和唐鑑等人，話題始終

<sup>172</sup>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1冊，頁505。

<sup>173</sup> 王興國，《郭嵩燾研究著作述要》(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9)，頁20-21。

<sup>174</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185。

<sup>175</sup> 福格撰、汪北平點校，《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二版)，頁214。

<sup>176</sup> 如李星沅在日記中云：「海防一誤再誤，頓至失地喪師，若火燎原不可鄉邇，……，我朝二百年之版章，危如倒懸而莫之解，仰藉天威震怒褒誅判然，張秦無所容，孫鹿無所用，癡心之事轉為快心，指日天戈蕩除，片雲不滓，彈冠相慶，其樂如何」。見：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頁200。

圍繞於夷務之上。其中，李星沅亦與黃爵滋晤談，論及今日局面肇因於琦善敗事與執行失當，而非當日諫言者之過。<sup>177</sup>文字中，頗有為黃爵滋開脫之嫌。正當鄧廷楨遣戍伊犁，途經陝西時，李星沅聞訊後隨即往謁，兩人握手而泣，綜論粵中情形。其後，連日晤談，傳閱林則徐書信。<sup>178</sup>1842年，魏源亦自揚州而來，過訪李星沅，兩人品評天下士人，盛讚林則徐與鄧廷楨之人品。<sup>179</sup>1843年，李星沅更與林則徐長子，林汝舟，時相往來。且經常代為寄送林則徐家書，顯見關係非比尋常。<sup>180</sup>由此觀之，李星沅應可視為主戰陣營的一份子。

然而「穆黨」勢力絕不容小覷，儘管李星沅未曾明言其與穆彰阿的關係，但在其日記中已隱約透露他乃穆彰阿的得意門生。除與同門一起集資祝賀穆彰阿壽辰外，<sup>181</sup>李星沅轉調各職，赴任之際，不時遇見穆黨中人，出於同門之誼，李星沅受到熱情招待，雙方聚談綜論時事甚為融洽。1841年行經四川綿州，州牧陳耀庚特別出迎，李星沅便直言：因兩人同出穆彰阿門下，故暢談甚歡，頗為投契。且李星沅更知因陳耀庚在四川已久，政聲卓著，穆彰阿對他期許極深。<sup>182</sup>若非李星沅深獲穆彰阿信任，何以知之？顯見李星沅與穆彰阿兩人互動密切。尤有甚者，祁寯藻即認定李星沅乃穆黨中人，且深受穆彰阿看重，故特意請託李星沅向穆彰阿建言，說明練兵選將、明賞罰乃確保當前和局之法，而非阻撓和局求戰之策。<sup>183</sup>

就連祁寯藻也敬畏穆彰阿三分，更何況林則徐。且林則徐長子林汝舟，於1838年考取進士，該年主考官即為穆彰阿。林則徐在1844年的家書中提及得知穆彰阿斷弦消息，認為林汝舟身為門生，理當前往慰唁並出一分賻金，以表心意。<sup>184</sup>或許因穆彰阿乃林汝舟的座師，讓林則徐多了一層顧忌。因此，細察林則徐信札，咸少攻擊穆彰阿，多將矛頭指向琦善。而編織士

<sup>177</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頁293-295。

<sup>178</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頁277-279。

<sup>179</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頁400。

<sup>180</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下冊，頁469、503。

<sup>181</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頁257、260。

<sup>182</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頁265-266。

<sup>183</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頁458。

<sup>184</sup> 林則徐，〈致鄭夫人、林汝舟〉，《林則徐書簡(增訂本)》，頁219-220。

人網絡的重要連結之一即為科舉，<sup>185</sup>其中，座師門生之情至關重要，不少筆記小說均嘗述及穆彰阿大力提拔曾國藩，助其飛黃騰達的軼事。<sup>186</sup>不論軼事真偽，科舉制度下的座師門生名份無法棄絕，更不容忽視。除曾國藩外，黃爵滋、陳慶鏞、季芝昌(1791-1860)、曹懋堅(?-1854)、葉名琛、彭蘊章(1792-1862)、羅惇衍、蘇廷魁、朱琦、吳嘉賓、何桂珍(1817-1855)、孫鼎臣(1819-1859)、徐鼎(1810-1862)與魏源等多人，皆在穆彰阿主持會試時考取進士，均應尊穆彰阿為座師。然對照「黃爵滋網絡」，亦有多人同為該網絡的一分子，時相聚會雅集，抨擊穆彰阿主導的議和政策。<sup>187</sup>因此，又有幾人敢冒大不諱，直言批評座師穆彰阿？由於穆彰阿壟斷文衡，門生遍布朝野，且安插於中央或各級地方職位，其網絡訊息自然不遜於鷹派士人網絡。礙於座主門生之情，士人在抨擊之際難免多所顧忌。再加上穆黨之中又有像曾國藩、李星沅等人，與主戰陣營一起同仇敵愾，也能適時緩解倒穆力道。略可解釋穆彰阿何以咸少遭受士人明火執仗的彈劾，於道光朝穩居首揆之位。

此外，李星沅亦不避諱與主和士人交往，其中尤以琦善為著，細察李星沅的文字，在在透露出惋惜之情。如1841年，李星沅與友人談及琦善赴粵一事，便深恐其「以用猛失人心」。其後，琦善交付審訊時，李星沅更直言「據中外公論」，琦善百辭莫辯，雖有建樹亦難以挽救。<sup>188</sup>此一「中外公論」即是士人輿情。陳慶鏞在〈申明刑賞疏〉便點出：當時士人輿論存在著視琦善為鴉片戰爭罪魁禍首的氛圍，懇請清宣宗順應輿情，嚴懲琦善。<sup>189</sup>1844年，琦善路經陝西，李星沅特意出城迎送，期間兩人憶及廣東夷務，琦善仍堅持不能與夷力爭的態度，李星沅亦表贊同。<sup>190</sup>不論是鷹派的林則徐、

<sup>185</sup> 有關因科舉制度建構出的複雜人際網絡，可參閱商衍鑒，《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頁111-117。

<sup>186</sup> 見：李春光纂，《清代名人軼事輯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第3冊，頁1175-1176；茅海建，《苦命天子：咸豐皇帝奕訢》(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82。

<sup>187</sup> 參閱新村容子，《アヘン戦争の起源—黃爵滋と彼のネットワーク》，頁47-128。

<sup>188</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頁168、232。

<sup>189</sup> 陳慶鏞，〈申明刑賞疏〉，《籀經堂類纂》，《續修四庫全書》，第1522冊，頁479-481。

<sup>190</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下冊，頁541。



鄧廷楨與黃爵滋，抑或鴿派的琦善、穆彰阿等人，李星沅皆能與之促膝談心，維持深厚情誼，且備受信任。不難看出李星沅編織士人網絡的高明手段，亦同時反映在其順遂的宦途之上。

## 五、結語

鴉片戰爭乃近代中國的轉捩點，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士人則是清朝統治階層的主要組成分子之一，有關士人在鴉片戰爭前後扮演的角色，卻受到研究者忽視，鮮少討論。因此，本文聚焦於鴉片戰爭前後，士人對和戰人物的品藻，以及士人網絡在其中發揮的作用，藉以釐清士人如何運用網絡連繫，製造社會輿論並形塑個人形象。

文中詳細描繪林則徐與姚瑩自獲罪伊始，林則徐遭戍伊犁、姚瑩押送候審途中，以及兩人獲釋後士人的反應，延途送迎、拜謁之官員和士人不勝枚舉，宛若明星巡迴般轟動。且不乏聚談雅集活動與詩詞唱和，讓林則徐與姚瑩本人有許多辯解機會，親朋好友亦能為其宣傳。士人藉由文字渲染與實際行動，表達支持主戰立場的態度，進而形塑出有利主戰士人的社會氛圍，藉以向皇帝及主和大臣喊話，籲請中央重新啟用主戰英雄對抗英夷，挽回國威。同時，士人亦再三抨擊主和大臣，以穆彰阿和琦善兩人為首，透過妖魔化主和大臣，合理主戰政策，不論實際戰力如何，戰敗之責全因主和大臣從中作梗，罷黜主戰英雄林則徐，甚或唯一擊退英夷，屢獲功績的姚瑩亦遭構陷。

在士人網絡傳播下，主戰英雄與主和奸臣的形象彷彿就此定形。本文進一步析論林則徐與姚瑩的信札、詩詞文字，發現當中不乏林則徐與姚瑩兩人的自我宣傳。藉由家人與師友的魚雁往返，林則徐與姚瑩努力為自己辯駁，林則徐更試圖營造出料敵若神的形象，從中央到地方，均未能聽從他的建言，遂成今日敗局，因此，一切挫敗皆係他人之過。而姚瑩則利用赴京候審途中和獲釋後，與親朋好友聚會之際，反覆辯明自己有功無過，並以此塑造個人擊退英夷形象。最終無罪釋放，證實姚瑩並非殺俘冒功的說詞，其聲望頓時水漲船高，同時亦滿足士人網絡的期待。

最後，以李星沅為例說明，儘管主戰言論看似蔚為主流，但仍有不同聲音存在。且主和派領袖穆彰阿的勢力早已深入士人網絡中，門生遍布朝野，即便如林則徐亦不敢輕舉妄動，礙於師生之情，仍再三叮囑其子林汝舟不可失禮。從李星沅的日記中即可發現，當下社會氛圍確實普遍存在鷹派思想，且多數士人對於接連挫敗的戰情，盡皆為之感到氣短。但隨著時間拉長，多數士人又重新恢復昔日重熙累洽的想像，逐漸淡忘令人難堪的戰局。如1845年恭慈皇太后(1776-1850)70大壽，翁心存記述城內外張燈結彩，薄海臚歡，猶是太平氣象，<sup>191</sup>完全感受不到鴉片戰爭挫敗後的低靡氛圍。而李星沅身為穆彰阿得意門生之一，兩人魚雁不絕，互動密切，想必能獲得穆彰阿對戰和議題的真實想法，可惜日記中透露不多，僅記錄云穆彰阿將夷務比擬為「瘋犬入院落」，辦理之法當先給予甜頭，勸誘離去，再關上大門。<sup>192</sup>

作為近代中國開端的鴉片戰爭，終究未能引發清朝政府的高度重視，且多數士人亦未予以注意，但部分士人在戰爭前後早已積極串聯，透過士人網絡的連繫，英雄化主戰士人、妖魔化主和大臣。在資訊不發達的時代，僅能依靠士人口耳相傳，當事人的說詞更被大幅採信。因此，在當事人或有心人士的刻意宣傳下，往往為真相平添諸多色彩。在此過程中，士人網絡發揮了關鍵作用，藉由網絡的連繫與傳遞，各類真假難辨的訊息流竄於社會之中，愈加增長主戰英雄的氣勢，助其與朝中重臣相互較勁。雙方陣營透過士人網絡展開一連串角力，致使鴉片戰爭後的清朝政局愈加詭譎多變。

<sup>191</sup> 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2冊，頁585。

<sup>192</sup>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冊，458。

##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 (一) 專書

《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信札卷》，第7-8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

Lin, Zexu quan ji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Lin, Zexu quan ji · Xin ha uan*, di 7-8 ce, fu zhou: Hai xia wen yi chu ban she, 2002.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

Zhong shan da xue li shi xi Zhong guo jin dai xian dai shi jiao yan zu, yan jiu shi, bian. *Lin, Zexu ji · ri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62.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奏稿》，上、中、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

Zhong shan da xue li shi xi Zhong guo jin dai xian dai shi jiao yan zu, yan jiu shi, bian. *Lin, Zexu ji · zou gao*, shang, zhong, xia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65.

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第1-6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Zhong guo shi xue hui, zhu bian. *Ya pian zhan zheng*, di 1-6 ce, Shanghai: Shanghai shu dian chu ban she · Shanghai ren min chu ban she, 2000.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第82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jin dai shi zi liao bian ji bu, bian. *Jin dai shi zi liao*, di 82 qi, Beijing: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199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1-55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Zhong guo di yi li shi dang an guan, bian. *Jia Qing Dao Guang liang chao shang yu dang*, di 1-55 ce, Guilin: Guangxi shi fan da xue chu ban she, 200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1-7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Zhong guo di yi li shi dang an guan, bian. *Ya pian zhan zheng dang an shi liao*, di 1-7 ce, Tianjin: Tianjin gu ji chu ban she, 1992.

中華書局影印，《清實錄》，第1-6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

Zhong hua shu ju, ying yin. *Qing shi lu*, di 1-60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5-1987.

孔繼鑠著、劉承幹校，《心嚮往齋詩文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6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據南林劉氏求恕齋叢書排印。

Kong, Jiheng, zhu, Liu Chenggan, jiao. *Xin xiang wang zhai shi wen ji*, shou ru *Cong shu ji cheng xu bian*, di 160 ce, Taipei: Xin wen feng chu ban gong si, 1989, ju Nanlin Liu shi qiu shu zhai cong shu pai yin.

方東樹，《考槃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0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Fang, Dongshu. *Kao pan ji*,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507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王柏心，《百柱堂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2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Wang, Boxin. *Bai zhu tang quan ji*, shou ru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Xu xiu Si ku quan shu*, di 1527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2.

王清瑞輯，《潰癰流毒》，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四輯·史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Wang, Qingrui, ji. *Kui yong liu du*, shou ru yu wai Han ji zhen ben wen ku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Yu wai Han ji zhen ben wen ku · Di si ji · shi bu*, Zhongqing: Xi nan shi fan da xue chu ban she;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13.

王景賢，《伊園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9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Wang, Jingxian. *Yi yuan wen chao*,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599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王興國，《郭嵩燾研究著作述要》，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9。

Wang, Xingguo. *Guo Songtao yan jiu zhu zuo shu yao*, Zhangsha: Hunan da xue chu ban she, 2009.

朱琦，《怡志堂詩初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3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Zhu, qi. *Yi zhi tang shi chu bian*, shou ru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Xu xiu Si ku quan shu*, di 1530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2.

朱葵之，《妙吉祥室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Zhu, Kuizhi. *Miao ji xiang shi shi chao*,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537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戰爭の研究·資料篇》，東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員会，1964。

Sasaki, Masaya. hen, *Ahen Sensō no kenkyū, shiryō hen*, Tōkyō: Kindai Chūgoku Kenkyū Iinkai, 1964.

呂斌編著，《龍啟瑞詩文集校箋》，長沙：岳麓書社，2008。

Lu, Bin, bian zhu. *Long, Qirui shi wen ji jiao jian*, Zhangsha: Yue lu shu she, 2008.

李岳瑞，《悔逸齋筆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Li, Yuerui. *Hui yi zhai bi cheng*, Taiyuan: Shanxi gu ji chu ban she, 1997.

李杭，《小芋香館遺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8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Li, Hang. *Xiao yu xiang guan yi ji*,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681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李星沅，《李文恭公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Li, Xingyuan, *Li wen gong gong shi ji*, shou ru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Xu xiu Si ku quan shu*, di 1525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2.

李春光纂，《清代名人軼事輯覽》，第1-6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Li, Chunguang, zuan. *Qing dai ming ren yi shi ji lan*, di 1-6 ce, Beijing: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2005.

李景文點校，《汴梁水災紀略》，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

Li, Jingwen, dian jiao. *Bian liang shui zai ji lue*, Kaifeng: Henan da xue chu ban she, 2006.

李棠階著、穆易校點，《李文清公日記》，長沙：岳麓書社，2010。

Li, Tangjie, zhu, Mu Yi, jiao dian. *Li wen qing gong ri ji*, Zhangsha: Yue lu shu she, 2010.

李鼎聲，《中國近代史》，收入《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叢書》，第4編，第78冊，上海：上海書店，1992。

Li, Dingsheng. *Zhong guo jin dai shi*, shou ru *Min guo cong shu bian ji wei yuan*

- hui bian, *Min guo cong shu*, di si bian, di 78 ce, Shanghai: Sanghai shu dian, 1992.
- 汪士鐸著、鄧之誠輯錄，《汪悔翁(士鐸)乙丙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 Wang, Shiduo, zhu, Deng Zhicheng ji lu. Wang, *Huiweng(shi duo) yi bing ri ji*,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67.
- 沈維鏞，《補讀書齋遺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Shen, Weiqiao. *Bu du shu zhai yi gao*,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525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 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2版。
- Lai, Xinxia, bian zhu. *Lin, Zexu nian pu*, Shanghai: Shanghai ren min chu ban she, 1985 di 2 ban.
- 來新夏編著，《林則徐年譜新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
- Lai, Xinxia, bian zhu. *Lin, Zexu nian pu xin bian*, Tianjin: Nan kai da xue chu ban she, 1997.
- 周沐潤，《柯亭子詩初集·柯亭子詩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3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Zhou, Murun. *Ke ting zi shi chu ji · ke ting zi shi er ji*,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638,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 宗稷辰，《躬恥齋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7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Zong, Jichen. *Gong chi zhai wen chao*,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576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 林則徐，《雲左山房文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4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Lin, Zexu. *Yun zuo shan fang wen chao*,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548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 林則徐，《雲左山房詩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1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Lin, Zexu. *Yun zuo shan fang shi chao*,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1512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2.

祁寯藻著、《祁寯藻集》編委會編，《祁寯藻集》，第1-3冊，太原：三晉出版社，2011。

Qi, Junzao, zhu, *Qi Junzao ji bian wei hui bian. Qi jun zao ji*, di 1-3 ce, Taiyuan: San jin chu ban she, 2011.

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上、下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A Ying, bian. *Ya pian zhan zheng wen xue ji*, shang, xia, ce. Beijing: Gu ji chu ban she, 1957.

姚永樸，《舊聞隨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Yao, Yongpu. *Jiu wen sui bi*,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68.

姚瑩，《東溟奏稿》，收入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45冊，臺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07。

Yao, Ying. *Dong ming zou gao*, shou ru Huang Zheyong, Wu Fuzhu, zhu bian, Quan Tai wen, di 45, ce, Taizhong: Wen ting ge tu shu gong si, 2007.

姚瑩，《後湘詩集·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1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Yao, Ying. *Hou xiang shi ji · xu ji*, shou ru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Xu xiu Si ku quan shu*, di 1513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2.

姚燮，《復莊詩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3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Yao, Xie. *Fu zhuang shi wen*, shou ru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Xu xiu Si ku quan shu*, di 1533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2.

姚薇元，《鴉片戰爭史事考》，貴陽：文通書局，1942。

Yao, Weiyuan. *Ya pian zhan zheng shi shi kao*, Guiyang: Wen tong shu ju, 1942.

姚薇元，《鴉片戰爭史實考》，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

Yao, Weiyuan. *Ya pian zhan zheng shi shi kao*, Shanghai: Xin zhi shi chu ban she, 1955.

姚薇元，《鴉片戰爭史實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Yao, Weiyuan. *Ya pian zhan zheng shi shi kao*,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84.

姚薇元，《鴉片戰爭史實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Yao, Weiyuan. *Ya pian zhan zheng shi shi kao*, Wuhan: Wuhan da xue chu ban she 施立業，《姚瑩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4。

Shi, Liye. *Yao, Ying nian pu*, Hefei: Huang shan shu she, 2004.

-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收入《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叢書》，第4編，第78冊，上海：上海書店，1992。
- Fan, Wenlan. *Zhong guo jin dai shi*, shou ru *Min guo cong shu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Min guo cong shu*, di 4 bian, di 78 ce, Shanghai: Shanghai shu dian, 1992.
-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2版。
- Mao, Haijian. *Tian chao de beng kui: ya pian zhan zheng zai yan jiu*, Beijing: San lian shu dian, 2005, 2 ban.
-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豐皇帝奕訢》，北京：三聯書店，2006。
- Mao, Haijian. *Ku ming tian zi: Xian Feng huang di Yizhu*, Beijing: San lian shu dian, 2006.
- 夏燮，《中西紀事》，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
- Xia, Xie. *Zhong xi ji shi*,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62.
- 孫靜庵，《棲霞閣野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 Sun, Jingan. *Qi xia ge ye cheng*, Taiyuan: Shanxi gu ji chu ban she, 1997.
- 孫鏘鳴撰、胡珠生編注，《孫鏘鳴集》，上、下冊，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 Sun, Qiangming, zhuan, Hu Zhusheng, bian zhu. *Sun, Qiangming ji*, shang, xia ce, Shanghai: Shanghai she hui ke xue yuan chu ban she, 2003.
-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第1-1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
- Xu, Ke, bian zhuan. *Qing bai lei chao*, di 1-13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 1984.
- 翁心存著、張劍整理，《翁心存日記》，第1-5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
- Weng, Xincun, zhu, Zhang Jian, zheng li. *Weng xin cun ri ji*, di 1-5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11.
-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記》，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 Yuan, Yingguang, Tong Hao, zheng li. *Li, Xingyuan ri ji*, shang, xia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7.
- 商衍鎰，《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 Shang, Yanliu. *Qing dai ke ju kao shi shu lu ji you guan zhu zuo*, Tianjin: Bai hua wen yi chu ban she, 2004.
- 張金鏞，《躬厚堂詩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1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Zhang, Jinyong. *Gong hou tang shi lu*,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618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張際亮著、王颺校點，《思伯子堂詩文集》，上、中、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Zhang Jiliang, zhu. Wang Biao, jiao dian. *Si bo zi tang shi wen ji*, shang, zhong, xia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7.

梁廷枏撰、邵循正點校，《夷氛聞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Liang, Tingnan, zhuan, Shao Xunzheng, dian jiao. *Yi fen wen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59.

梅曾亮著、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棧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Mei, Cengliang, zhu, Peng Guozhong, Hu Xiaoming, jiao dian. *Bo jian shan fang shi wen ji*,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5.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1-4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Guo, Songtao. *Guo Songtao ri ji*, di 1-4 ce, Zhangsha: Hunan ren min chu ban she, 1983.

陳其元撰、楊璐點校，《庸閒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

Chen, Qiyuan, zhuan, Yang Lu, dian jiao. *Yong jian zhai bi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9.

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

Chen, Kangqi, zhuan, Jin Shi, dian jiao. *Lang qian ji wen chu bi er bi san bi*, shang, xia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4.

陳慶鏞，《籀經堂類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Chen, Qingyong. *Zhou jing tang lei gao*, shou ru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Xu xiu Si ku quan shu*, di 1522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2.

陳懷，《中國近百年史要》，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

Chen, Huai. *Zhong guo jin bai nian shi yao*, Beijing: Zhi shi chan quan chu ban she, 2013.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一》，長沙：岳麓書社，1987。

Ceng, Guofan. *Ceng Guofan quan ji · ri ji yi*, Zhangsha: Yue lu shu she, 1987.

馮桂芬，《顯志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53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Feng, Guifen, *Xian zhi tang gao*, shou ru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Xu xiu Si ku quan shu*, di 1536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 2002.
- 黃大受輯，《黃少司寇(爵滋)奏疏》，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
- Huang, Dashou ji. Huang shao si kou (jue zi) zou shu,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75.
- 新村容子，《アヘン戦争の起源—黃爵滋と彼のネットワーク》，東京：汲古書院，2014。
- Niimura, Yoko. *Ahen senso no kigen: Ko Shakuji to kare no nettowaku*, Tōkyō: Kyūko Shoin, 2014.
- 楊國楨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 Yang, Guozhen bian. *Lin Zexu shu jian (zeng ding ben)* Fuzhou: Fujian ren min chu ban she, 1985.
- 楊國楨，《林則徐傳(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Yang, Guozhen. *Lin Zexu chuan (zeng ding be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5.
- 楊慶琛，《絳雪山房詩續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4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Yang, Qingchen. *Jiang xue shan fang shi xu chao*,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542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 葉名澧，《敦夙好齋詩初編》，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Ye, Mingli. *Dun su hao zhai shi chu bian*,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639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 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編，《鴉片戰爭在閩、臺史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 Fujian shi fan da xue li shi xi, Fujian di fang shi yan jiu shi, bian. *Ya pian zhan zheng zai Min, Tai shi liao xuan bian*, Fuzhou: Fujian ren min chu ban she, 1982.
- 福格撰、汪北平點校，《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二版。
- Fu, Ge, zhuan, Wang Beiping, dian jiao. *Ting yu cong ta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4 er ban.
- 管庭芬撰、張廷銀整理，《管庭芬日記》，第1-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
- Guan, Tingfen, zhuan, Zhang Tingyin, zheng li. *Guan Tingfen ri ji*, di 1-4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13.
-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

- 第560-56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Zhao, Liewen. *Neng jing ju ri ji*, shou ru Xu xiu Si ku quan shu bian ji wei yuan hui, bian. *Xu xiu Si ku quan shu*, di 560-564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1995.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1-48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
- Zhao, Erxun deng, zhuan. *Qing shi gao*, di 1-48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7.
- 齊思和等整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1-6冊，北京：中華書局，1964。
- Qi, Sihe deng, zheng li. *Chou ban yi wu shi mo (Dao Guang chao)*, di 1-6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64.
- 劉存仁，《岷雲樓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Liu, Cunren. *Qi yun lou ji*,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619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 劉存仁，《岷雲樓詩話》，刊刻者、年代不詳，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室。
- Liu, Cunren. *Qi yun lou shi hua*, kan ke zhe, nian dai bu xiang, cang yu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tu shu shi.
- 歐陽兆熊、金安清撰、謝興堯點校，《水窗春囀》，北京：中華書局，1984。
- Ouyang, Zhaoxiong, Jin Anqing, zhuan, Xie Xingyao, dian jiao. *Sui chuang chun y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4.
-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
- Jiang, Tingfu. *Zhong guo jin dai shi*, Zhangsha: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38.
- 鄧廷楨，《雙硯齋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Deng, Tingzhen. *Shuang yan zhai shi chao*,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520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 鄧邦康編，《鄧尚書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35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 Deng, Bangkang, bian. *Deng shang shu nian pu*, shou ru Beijing tu shu guan bian, *Beijing tu shu guan cang zhen ben nian pu cong kan*, di 135 ce, Beijing: Beijing tu shu guan chu ban she, 1998.
- 鄧顯鶴撰、弘征校點，《南村草堂詩鈔》，長沙：岳麓書社，2008。

- Deng, Xianhe, zhuan, Hong Zheng, jiao dian. *Nan cun cao tang shi chao*, Zhangsha: Yue lu shu she, 2008.
- 魯一同著、郝潤華編校，《魯通甫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 Lu, Yitong, zhu, Hao Runhua, bian jiao. *Lu Tongfu ji*, Xian: San qin chu ban she, 2011.
-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道光朝卷》，第14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 Qian, Zhonglian, zhu bian. *Qing shi ji shi · Dao Guang chao juan*, di 14 ce, Nanjing: Jiangsu gu ji chu ban she, 1987.
- 錢寶琛，《存素堂詩藁》，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5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Qian, Baochen. *Cun su tang shi gao*,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550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 戴鈞衡，《味經山館詩抄》，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Dai, Junheng. *Wei jing shan guan shi chao*,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655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 魏源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魏源集》，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三版。
- Wei, Yuan, zhu, Zhong hua shu ju bian ji bu, bian. *Wei Yuan ji*, shang, xia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09 san ban.
- 蘇廷魁，《守柔齋詩鈔續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0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Su, Tingkui. *Shou rou zhai shi chao xu ji*, shou ru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bian zuan wei yuan hui, bia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di 606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10.
- 龔自珍著、王佩誥校，《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 Gong, Zizhen, zhu, Wang, Peizheng, jiao. *Gong Zizhen quan ji*,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1975.
- Chang Hsin-pao,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Madancy, Joyce A., *The Troublesome Legacy of Commissioner Lin: The Opium Trade and Opium Suppression in Fujian Province, 1820s to 1920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olachek, James M.,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Teng Ssu-yü, John K. Fairbank et al.,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二)論文

井上裕正，〈James M. Polachek著*The Inner Opium War*〉，《東洋史研究》，第52卷第3期(京都，1993.12)，頁507-567。

Inoue, Hiromasa. "James M. Polachek cho *The Inner Opium War*," *Tōyōshi kenkyū*, 52:3 (Kyōto, 1993.12), 507-567.

岡田英弘，〈世界史のなかの大清帝国〉，收入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頁59-73。

Okada, Hidehiro. "Sekaishi no naka no Daishin teikoku," in Okada Hidehiro, hen, *Shinchō towa nanika*, Tōkyō: Fujiwarashoten, 2009, 59-73.

林啟彥、林錦源，〈論中英兩國政府處理林維喜事件的手法與態度〉，《歷史研究》，第2期(北京，2000)，頁97-113。

Lin, Qiyang, Lin Jinyuan. "Lun Zhong Ying liang guo zheng fu chu li Lin Weixi shi jian de shou fa yu tai du", *Li shi yan jiu*, di 2 qi(Beijing, 2000), 97-113.

唐屹軒，〈評新村容子，《アヘン戦争の起源——黃爵滋と彼のネットワー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8期(臺北，2015.06)，頁231-237。

Tang, Yixuan. "Ping Niimura Yoko, *Ahen senso no kigen: Ko Shakuji to kare no nettowaku*,"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ji kan*, di 88 qi (Taipei, 2015.06), 231-237.

章瑄文，〈紀實與虛構：鴉片戰爭期間臺灣殺俘事件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Zhang, Xuanwen. "Ji shi yu xu gou: Ya pian zhan zheng qi jian Taiwan sha fu shi jian yan jiu", Xinzhu: Guo li qing hua da xue li shi yan jiu suo shuo shi lun wen, 2006.

莊建平，〈琦善·義律·穿鼻草約〉，《安徽史學》，第1期(合肥，2000)，頁45-51。

Zhuang, Jianping. "Qi Shan, Yi Lu, Chuanbi cao yue", *Anhui shi xue*, di 1 qi (Hefei, 2000), 45-51.

陶元珍，〈讀「琦善與鴉片戰爭」〉，《大公報·圖書副刊》(天津)，1935年5月2日，11版。

Tao, Yuanzhen. "Du 'Qi Shan yu ya pian zhan zheng'", *Da gong bao · tu shu fu kan*, (Tianjin), 1935.5.2, 11ban.

- 劉海峰，〈“穆黨”對道光朝晚期吏治的影響〉，《史學月刊》，第3期(開封，2007.03)，頁46-50。
- Liu, Haifeng. “‘Mu dang’dui Dao Guang chao wan qi li zhi de ying xiang”, *Shi xue yue kan*, di 3 qi(Kaifeng, 2007.03), 46-50.
- 劉蜀永整理，〈璞鼎查中文告示一則〉，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部編，《近代史資料》，第77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26-28。
- Liu, Shuyong, zheng li. “Pu Dingcha zhong wen gao shi yi ze”, shou ru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jin dai shi zi liao bian ji bu bian, *Jin dai shi zi liao*, di 77 qi(Beijing: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1990), 26-28.
- 蔡樂蘇、尹媛萍，〈反抗帝國主義的另一條道路——論蔣廷黻的琦善研究〉，《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6期(長沙，2008.11)，頁37-40。
- Cai, Lesu, Yin Yuanping, “Fan kang di guo zhu yi de ling yi tiao dao lu——lun Jiang Tingfu de Qi Shan yan jiu”, *Hunan da xue xue bao(she hui ke xue ban)*, di 22 juan di 6 qi (Zhangsha, 2008.11), 37-40.
- 蔣廷黻，〈琦善與鴉片戰爭〉，《清華報》，第6卷第3期(北京，1931.10)，頁1-26。
- Jiang, Tingfu. “Qi Shan yu ya pian zhan zheng”, *Qing hua bao*, di 6 juan di 3 qi(Beijing, 1931.10), 1-26.
- 魏秀梅，〈琦善在兩江的政績(1825-182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臺北，1994.06)，頁135-160。
- Wei, Xiumei. “Qi Shan zai liang jiang de zheng ji(1825-1827)”,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ji kan*, di 23 qi(Taipei, 1994.06), 135-160.
- 魏秀梅，〈琦善在豫魯的政績(1814-182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臺北，1993.06)，頁463-503。
- Wei, Xiumei. “Qi Shan zai Yu Lu de zheng ji (1814-1829)”,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ji kan*, di 22 qi(Taipei, 1993.06), 463-503.
- Polachek, James M., “Literati Groups and Literati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h. D. dissertation, 1977.
- Tan Chu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Opium War (1840-1842): A Critical Appraisal,” *Ching-shih wen-ti*, Vol.3, Supplement 1(December. 1977): 32-46.

## **Comments on Doves and Hawks : Comments on the Literati's Network during the Opium War**

Yi-Hsuan Tang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opium war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its importance spoke for itself. The literati played important role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nevertheless, their roles in the opium war were neglected and rarely discussed. Although the opium war ended with a peace negotiation without involving large-scale warfare, the literati still demanded to fight with British. During this process, a network of literati worked secretly in order to build a better atmosphere for the “hawks” and criticism of the “doves”.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focus on the literati's comments on Lin Tse-Hsu, Yao Ying, Mujangga and Kisan. It also examines how the literati molded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eifying the “hawks” and demonizing the “doves.” The article further discusses how the literati's network worked during the opium war through various means, including the self-propaganda of the hawks as well as the spread of the Mujangga-party's influence. Lastl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literati's network during the opium war and how the literati shaped public opinion and their self-image through this network.

**Keywords: Opium War, Lin Tse-Hsu, Mujangga, Li Xing-Yuan,  
Literati's Network**

